

有关作者

里查·魏恩波牧师是一位福音派的牧师。他曾在祖国罗马尼亚的共产党监牢里渡过十四年。他是罗马尼亚有名的基督徒领袖，也是家喻户晓的作家。在他本国，少有比他更著名的。

在1945年，当共产党夺取罗马尼亚，尝试控制教会时，魏恩波马上成立一个有效，活跃的地下教会，服侍他本国被奴役的百姓和苏联侵略军。他最终于1948年被捕。他的太太莎比妮也随后被送去奴役营三年。魏恩波被关在单独囚室三年；在那期间，除了共产党刑手，他见不到别人。过后他被转到大众的监牢五年，继续受酷刑。

由于他在国际的知名度，外国的使节开始询问罗国共产政府有关他的消息。当局一度回答说魏牧师已经逃离罗马尼亚。另一个时候，却有秘密警察伪装被放的囚犯，告诉他的太太说，他们曾在监里参加魏牧师的葬礼。官方也曾通知魏牧师的亲友们说，魏牧师已经死了。

八年之后，魏牧师获得释放。
他马上继续地下教会的侍奉。
两年之后，他又于1959年重新被捕，这次下判25年。

在1964年，魏牧师在大赦中被放。
他又继续地下的事功。
挪威的基督徒意识到他随时可能再度下牢，于是就与共产当局谈判，让他出国。
共产政府当时已经开始向外国出售政治犯。
通常一个人的价钱是1,900美元。
可是他们却要6,000才肯放魏恩波出国。

在1966年五月，魏恩波在华盛顿向内安小组见证自己的经历。
他赤露上身，显示十八个酷刑的痕迹。
他的故事广传世界，欧美和亚洲的报章都大幅报导。
在1966年九月，魏牧师受到警告说，罗马尼亚共产当局已经决定暗杀他。但他依然不肯住口。
人们称他为「地下教会之声」。
基督徒领袖称他为「活着的殉道者」和「铁幕后的保罗」。

目录

1. 苏联人渴望基督 5
2. 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25
3. 获得买赎，到西方去 39
4. 以基督的爱打败共产主义 43
5. 无敌又广传的地下教会 72
6. 基督教如何击败共产主义 90
7.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帮助 118

前言

我为何写这书

我给每个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一个信息，来自铁幕后的地下教会。

我带领的地下教会，决定我必须尽力到自由世界，给你们一个紧急的消息。我奇迹似的生存，抵达西方。在这书里，我写及共产国家忠心受苦之地下教会给你们的信息。

为了叫你们慎重思考这信息，我首先提及我的见证，和地下教会的工作。

— 里查·魏恩波 上

第一章

苏联人渴望基督

一个无神论者寻找基督

我生长在一个不信神的家庭；自小没有宗教教育。十四岁时，我已经是一个顽梗的无神论者。这是因为我苦涩的幼年经验。我很早就成了孤儿，经历过第一次大战的困苦日子。在十四岁，我就如今日的共产党员一样，坚决不信神。我读过无神论的书。其实我并非不信神，或不信基督。我实在是憎恨这些名词，以为它们殆害人类的思想。

后来我才明白，这完全是神特别恩待我。
我也不晓得是为了什么缘故。
我只知道这不是因为我本性善良：我的本性非常坏。

虽然我是无神论者，可是心中却有某种东西，催促我去教堂。

每逢我经过一所教堂，总是感到难以抗拒，总要进去看看。
但是我却不了解里头进行的是什么。
我听讲员讲道，可是毫无感动。我非常确定没有神。
我憎恨一个好像暴君式的神，要我事事听从。
我憎恨这种观念；但却很向往宇宙里中有一颗爱我的心，为我跳动。我的幼年 and 青年时期，缺少快乐。
我渴望获得爱。

我知道没有神，但也因此伤心。我需要一个慈爱的神。
有一次，我灵里的挣扎，促使我进入一所天主教堂。
我看见人们跪下，喃喃祷告。
我想，如果我也跪在他们身边，学他们一样念，也许会有一些事物发生。
他们正在向贞女玛利亚祷告：「充满恩慈的玛利亚；」我跟着他们重复念，看着贞女的石像，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非常伤心。

有一天，由于确知没有神，我就向神祷告说：
「神哪，我肯定你不存在。
但如果你真的存在，那么你的责任就是先向我显示你自己。」

我倒没有责任先相信你。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无神论不能给我平安。

在这段内心冲突期间，后来我发觉，在罗马尼亚的一个高山上，一个村庄的老木匠这样祷告：「我的神哪，我在地上服侍了您，我也希望在这地上得到报酬，就如在天上。我要求在我未死之先，可以带一个犹太人归向你，因为耶稣是犹太人。目前我贫老多病，不能到处去找犹太人。我村里也没有犹太人。求你带一个犹太人来这村子，我就尽力带领他认识基督。」

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到那个村庄。
我在那里并没有任何事要办。
罗马尼亚有一万二千乡村，但我却去了这一村。
当那木匠发现我是犹太人时，就殷勤接待我，我必须说，没有任何一个漂亮少女会得到任何人那样殷勤的款待！
他晓得我便是神对他祷告的应允。他给我一本圣经。
我曾多次读过圣经，只为了文化的兴趣。
可是这位木匠给我的圣经却完全不同。
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和太太为我和妻子的悔改，多多祷告。
他给我的圣经不是用文字写的，却是用爱的火焰写的。
我几乎不能阅读它。我只能哭泣。
我看到我的败坏生命与耶稣的丰盛生命；我的憎恨与他的爱。
可是他却接纳我，当我是自家人。

我悔改不久后，我的太太也悔改。
她也带领其他灵魂归向基督。

那些人又带领新人，于是罗马尼亚就有一群新兴的信义会团契(Lutherans)。

不久纳粹就上台。我们大大受苦。
在罗马尼亚，纳粹党利用东正教极端分子组织独裁政府，打压更正派（福音派）与犹太人。

在我还没有正式成为牧师之前，我已经是这教会的领袖，因为我便是它的创始人。我必须为它负责。
我和太太多次被捕，遭打，见纳粹法官。
纳粹党的确可怕，但比较后来的共产党，不过是小儿科。
当时我必须给我的儿子一个非犹太名字米海，免得他被杀。

但这些纳粹的日子却有一种好处，就是给我们看到，外体的殴打是可以忍受的。
人的灵魂得到神的帮助，就能承受可怕的折磨。
它又教导我们基督徒秘密工作的技巧，预备更艰难的日子。

我如何服侍苏联人

由于我懊悔自己曾是一个无神论者，于是从悔改那天开始，就渴望向苏联人传福音。苏联人自小就受无神论熏陶。
不久我这渴望就获得满足：数千名苏军开始进驻罗马尼亚，我们就得到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动人事工。

我决不能忘记第一次与一名苏联士兵的谈话。

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我问他是否相信神。

如果他说不信，我不会感到希奇。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

但他却迷茫地望着我说：「我的上头并没有命令我相信。

如果上头这样命令，我就信。」

我大大惊骇，眼泪也流了下来。

这人已经丧失神给人的最大恩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他已经成了一个机器。

如今他可以随时听从命令，信或不信！他完全被洗脑了。

他不再有自己的意愿。

这是一个道地的苏联人，是多年共产党统治的成果。

看到共产党对人类的伤害之后，我向神起誓说，我要献身把这些人带回，恢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信或不信。

我不必到苏联去找苏联人。

在1944年八月23日开始，一百万苏联军队入驻罗马尼亚。

不久共产党就在我国掌权，开始我国的噩梦。

这时我们体会到，纳粹时期的逼迫不过是轻微的。

那时罗马尼亚的人口已经有一千九百万，共产党的人数却才一万。可是苏联外交官威辛斯基（

Vishinsky) 却冲入我们国王米加勒一世 (Michael I) 的办公室，拳击桌面说：「你必须任命共产党组成政府。」我们的军队和警察被解散。共产党凭着暴力上台，为全国人民愤慨。当时美英两国领袖也有分于这暴行；他们给苏联人这方便。

人们不单需要为个人的罪向神负责，也需要为他们国家的罪。东欧诸国受逼迫，是美英基督徒的责任。美国人应该晓得他们在无意中帮助了苏联人，把可怕的共产政权施行在我们身上。美国人必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得到基督的光。

爱的言语与迷惑的言语

共产党得权后，就开始误导教会。爱的言语和诱骗的言语相像。一个要娶一位少女作太太的，和一个只要她一夜的，都说：「我爱你。」耶稣吩咐我们辨别真假；晓得真羊与披羊皮的狼。

当共产党开始掌权时，数以千计的牧师神甫都不晓得辨别。

共产党在我国国会大厦举办基督教大会，有四千名各宗派的

代表出席；包括神父，牧师与传道。
这四千代表推选史大林为大会名誉主席。
他们似乎不晓得史大林也同时是世界无神机构的主席，也是屠杀基督徒的元凶。
多名主教，牧师，在国会轮流发言，宣称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根本上相同，可以共存。
他们都称赞共产主义，保证教会效忠新政府。

我与太太一同出席这场大会。
太太对我说：「里查，起来洗去基督脸上的唾沫。」
我说：「我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丈夫。」
她说：「我不需要懦夫丈夫。」

我就起来称颂，不是称颂屠杀基督徒的凶手，却称颂神与基督。我说我们首先对基督忠诚。
当时这大会进行现场广播，全国都可以马上听到。
国民可以从这共产党电台听到基督的信息！
后来我必须为这场演讲付上代价，但却值得。

随后的日子，
东正教和更正教的牧者们争先向共产主义献媚。
一名东正教主教把镰刀和铁锤缝在自己的圣袍上，又吩咐手下的众神甫不要再叫他圣号，却称他「主教同志。」
我参加一个在黎世达（Resita）的浸信会大会。
这大会高举红旗，唱共产苏联国歌，众人起立。
大会的主席宣称史大林成就了神的命令，又称赞史大林是一

位伟大的圣经教师！

神甫如巴特拉（Patrascoiu）和罗西亚（Rosianu）更直接。他们成为秘密警察的官员。

罗马尼亚信义会的副主教拉尔（Rapp）开始在神学院教导说，神给世人三大启示：第一个启示来自摩西；第二个启示来自耶稣；第三个来自史大林；而且是后来者据上。

我们必须晓得，真正的浸信会信徒完全不认同上述的领袖。他们依然忠于基督，也为基督大大受苦。但共产党「推选」了他们的领袖，他们没有抉择的余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日的教会。

那些成为共产主义仆役的教会领袖，就开始攻击不认同他们的弟兄们。

就如苏联基督徒在苏联革命后，开始创立地下教会；我们这时也开始在罗马尼亚创立一个地下教会，传扬福音，包括向孩童。

共产党禁止向孩童传福音；官方教会也附和共产党的路线。

我与其他人一同开始地下工作。

我有一个很体面的地位，正好作为掩护。

这外表的地位便是：我是挪威信义会传道会的牧师，又是普世教会联会在罗马尼亚的代表。

（当时在罗马尼亚的我们决没有想到普世教会联合会竟会与共产党合作。那时在我国，这团体单单从事救济事工。）这两个行头给我在当局面前有很好的位置。他们不晓得我的地下工作。

我的地下工作有两种。

首先是向百万名苏军的秘密事工。

其次是向罗马尼亚受奴役之百姓的服侍。

苏联人的饥渴

对我说来，向苏联人传福音是地上天堂。我曾向多国人民传福音，可是未曾见过像苏联人这么饥渴的灵魂。

一位东正教神甫，就是我的朋友，来电通知我说，一位苏联军官找他，要求告解，认罪。我这朋友不晓得俄国语言，于是就把我的地址给了他，因为知道我懂俄语。第二天这军官就来了。他爱神，也渴求神，可是未曾见过圣经，也未曾进过教堂（苏联教堂稀少）。他没有任何宗教教育。他爱神，却完全不晓得神。

我向他朗读登山宝训和耶稣的比喻。他听了就在房子里高兴跳舞说：「我怎能不晓得这样的一个

基督呢？太奇妙，太美丽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因基督而欢乐。

可是我随即犯了一个错误。

我向他阅读基督被卖和受难，却没有给他心理准备。

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当他听到耶稣如何被打，被钉，并死亡时，就倒在椅子上哭泣。他曾相信一位救主，但如今这救主却死了！

我看着他，自觉惭愧。

我是基督徒，又是牧师和教师。

但我从来没有像这苏联军官一样体会基督的苦难。

我看见他，就仿佛看见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痛哭。

然后我继续向他读到耶稣的复活。

当他听到这个，就击打双膝，发出一个污秽不堪的咒语，但我听来却是最圣洁的咒语。这是他的粗俗说话方式。

他又开始跳舞喊道：「他活了！他活了！」

我对他说，「我们祷告吧！」

」他不晓得祷告，也不会我们的圣词。

他和我一同跪下，就说，「神哪，你真是太好了！」

如果我是你，我决不会放过你的罪。但你真是太好了！」

我从心底爱你！」

我想天上的天使们也停下工作，听这个苏联军官的祷告。

这人已经归向基督！

在一所商店，我看到一位苏联中尉和一位女军官，正在购买各样的东西。

店员难以了解他们，我就自愿上前为他们通译。

过后我请他们到我家吃饭。

餐前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如今正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我们习惯在餐前祷告。」我就用俄文祷告。

他们不再对食物感到兴趣，却放下刀叉，开始问有关于神，基督，并圣经。他俩对这些完全不懂。

向他们谈话并不容易。

我告诉他们失羊的比喻；他们就问：「那人怎么会有一百只羊？共产集体农场没有充公吗？」我说耶稣是王。

他们就说，「所有的王都是暴君；耶稣必然是个暴君。」

我告诉他们有关葡萄园租户的比喻，他们就说：「这些租户很应该反叛园主。葡萄园该归集体农场。」

每一样事物对他们都是新的。

我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出生；他们就问：「玛利亚是神的太太吗？」我开始认识到，与他们谈话，必须用全新的言语。

苏联经过多年共产统治，人民的想法真的不同了。

到中非的传道人难以翻译以赛亚的话：「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必成雪白。」

」中非没有雪，当地的言语也没有「雪」这字。
于是传道人就翻译道：「你们的罪必白如椰子肉。」

于是我们必须把福音翻译成马思克主义者所能明白的言语。
这不是我们能办到的——
但圣灵可以通过我们作成他的工。

那个中尉和那位女军官当天就悔改。
过后他们大大支持我们向苏联人的地下工作。

我们秘密印行数以千计的福音本和其他基督徒读物，在苏联人当中分发。
透过悔改的苏联士兵，我们私运了许多圣经和单行本到苏联本土。

我们又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
苏联士兵已经战斗多年，许多未曾回过家，也未曾见过自己的孩子（苏联人十分喜欢小孩。）
我的孩子米海，并其他十岁以下的孩子就跑到苏联士兵当中，口袋里都是圣经，福音书等读物。
兵大哥就会拍着他们的头，友爱地和他们说话，同时想及自己的孩子。士兵们又给孩子们巧克力或糖果。
孩子们就拿出口袋中的小书本，作为回报。
士兵们很乐意接受。
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对孩子却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是向苏联人的小宣道士。结果非常好。许多士兵因此得到福音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些士兵。

向苏军福音

我们不单向苏联士兵进行个人布道。有时我们也做小组工作。

苏联人喜欢手表。他们夺取每个人的手表。在路上他们会载住行人，收取手表。你可以看到苏联士兵的双手都有手表，而且是好几只。一些苏联女军官竟在颈项上挂着闹钟。他们未曾拥有手表，所以绝不会嫌太多。罗马尼亚人如果要拥有手表，就必须到苏联军营里去购买，好些时候他们就买到自己被夺去的手表。于是罗马尼亚人进入苏联军营成了常事。地下教会要找苏联人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买手表。

我选择一个东正教的节日，第一次进入苏联军营。那日是圣保罗和圣彼得的节日。我佯装买手表。我嫌一只太贵，一只太小，另一只又太大。几个士兵就围着我，每个人都有手表要卖。我笑着问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名叫保罗或彼得？」果然有。

我就说：「你们晓不晓得，今天正是你们东正教庆祝圣保罗和圣彼得的日子？」（一些年长的苏联人晓得。）于是我就说：「你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谁吗？」没有人晓得。我就开始告诉他们有关保罗和彼得。一个年长的士兵插嘴说：「你不是来买手表的！你来是为了告诉我们有关于信仰。坐下来告诉我们！但要非常小心。我们知道谁必须提防。这里的都是好人。当我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你就专谈手表。当我手拿开，你才继续说保罗。」相当多人就围着我们。我就谈及保罗和彼得，并他们的主耶稣。好几次有些可疑的人加入圈子里，那老兵就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直到那人离开了，我又继续谈福音。这种集会进行了许多次，许多人得着基督。数千本福音书得以分布。

我们的好些弟兄姐妹被捕，被重打，但他们都没有出卖我们的组织。

在这工作中，我们意外遇到苏联地下教会的成员，得以听到他们的经验。我们看到他们开始成为伟大的圣徒。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共产教训，有些甚至进过共产党大学，但就如盐水的鱼，其肉依然鲜甜，不带咸味；这些人经过共产党学校，但他们的灵魂依然清静洁白。

这些苏联基督徒有那么美丽的灵魂！
他们伤感地说，「我们晓得自己穿戴的锤镰星，正是敌基督的星。」他们大大支持我们向其他苏联士兵传福音。

我可以说他们拥有基督徒的一切美德，只少了喜乐。他们只在悔改的日子喜乐；不久就不再欢喜。于是有一次，我就问一位浸信会信徒：「为什么你没有喜乐？」他回答说，「我怎能快乐？我不能给自己的牧师晓得我是真信徒，又不能给他晓得我时常祷告，还向人传福音。因为那牧师正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负责监视我们。我们的深心有救恩的喜乐，可是你们拥有的外在喜乐，我们不再能有了。」

「基督教对我们就如游乐场的过山车。你们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得着一个灵魂后，就得着一个会员进入安全的教会。可是当我们得着一人，就知道他可能下牢，他的孩子们可能成为孤儿。带领一个人归主的喜乐，总是掺着这种必须付出某些代价的感觉。」

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基督徒；地下教会的基督徒。

意想不到的事

就如许多人误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却不是；苏联也有许多人肯定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却不是。

我遇到一对苏联夫妇，都是雕刻师。
当我告诉他们有关于神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神。我们不信神。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奇妙的事。」

「一次我们雕刻史大林的石像。
我太太问，‘老公，我们的拇指如何？
如果我们的拇指不能压在其他手指上，如果我们的手指就如脚趾；我们就拿不住锤子，也不能握著书本，或是面包。
人类少了这一只拇指，他的一切动作就非常困难。
那么谁造了拇指？
我们在学校读马克思，晓得天地自己存在，不是神造的。
我也这样相信。
但如果神没有造天地，只造这一只拇指，他已经值得称颂了。
我们称颂爱迪生，贝尔，史蒂芬孙，因为他们发明了电灯泡，电话，火车等物。为什么我们不也称颂那个造拇指的？
爱迪生如果没有拇指，能发明什么？’」

那位丈夫当然生气，就如任何一位丈夫，在太太发表高见时，肯定会生气一样。「不要谈废话！你晓得没有神！」

你不知道这间屋子有没有窃听器。
现在你就必须下定决心，说没有神。 在天上只有一个无人！
」

那太太回答说：「这更是奇怪。
如果天上有一个全能的神，那么我们有拇指并不稀奇。
全能神可以造任何东西。 但天上若只有一个无人？
那么我就拜那个无人！ 我决定要拜他！ 」

于是他们俩就成了无人的信徒。
他们对这无人的信仰，与日俱增。
他们渐渐相信，这无人不单造了拇指，也造了星星，花朵，
孩童，并生命中一切美丽的事物。

他们就如古代的雅典人，敬拜未知之神。

这对夫妇听到我说及在天上真的有一个无人时，他们快乐的
无以形容。 这无人神充满慈爱，又到世上为人舍命。

他们听见福音之前，已经是信徒。
我只是带他们再进一步，叫他们经验救恩。

又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苏联女军官走在街上。
我上前向她说：「对不起，我晓得不应该贸然向一位不相识
的女性说话。 可是我是一个牧师，我的动机是真诚的。
我希望向你提及基督。 」

她问我说，「你爱基督吗？」我回答道：「是的！我全心爱基督！」她就投在我的怀里，不断地吻我。对一个牧师，这是非常难堪的。于是我就给她回吻，希望外人以为我们是亲属。她对我说，「我也爱基督！」我带她回家。叫我惊讶的是，她完全不晓得任何有关于基督，她只知道这名字！她不知道基督是救主，也不知道救恩是什么。她不晓得基督曾经活在哪里，也不晓得他怎样死亡。她不知道他的教训——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如何爱他？

我就问她。她解释说，「当我小时，人们教我看图识字。A代表苹果(apple)；B代表铃(bell)；C代表猫(cat)等。当我进入高校，他们教导我说，我的神圣任务就是为共产祖国奋斗；又要维护共产的道德。但我不晓得什么叫‘神圣任务’，什么是‘道德’。我必须看一个图画。我晓得我的老家有一幅人像，代表至善至美的事物。我祖母总是向这图像敬拜。她说这人是基督。我就爱上这个名字。这名字对我成了那么真实，以至只要说这名，我就心中欢喜。」

听见她的话，我就想起腓利比书说，万膝要因他的名而下跪。也许那将到世上来的敌基督可以暂时涂灭神的知识。但基督的名号本身就有能力，可以光照人。

这女士在我家里欢乐地找到基督。
如今真基督活在她的心里。

我遇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如一首诗歌。

一位姐妹在火车站传福音，她把我家的地址给了一位有心寻道军官。

一个黄昏这军官就来了。
他是一位高大英俊的苏联少尉。

我问道：「我可以帮你什么？」

他回答道：「我来寻求亮光。」

我就开始向他阅读圣经里最重要的部分。
他把手放在我身上，说，「我从心底里恳求你，不要误导我。
我属于一种被囚在黑暗中的百姓。
求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神的话吗？」我肯定是。
他听了几个小时，就接受基督。

苏联人对宗教决不马虎。

不论他们是支持宗教，或是反对宗教，总是全心投入。

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每个基督徒都是宣道士，赢取灵魂。

地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苏联更配得听闻福音。

他们是成熟的庄稼。

如果我们努力把福音带给他们，世界的局势将会改变。

可惜世界的宣道事工几乎完全遗忘了苏联。

我曾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苏联军官。

我才向他说几分钟有关于基督，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无神的论证。

他引述马克思，史大林，沃尔大利，达尔文，并其他反对圣经的引述。他不给我任何反驳的机会。

一个小时后，我问他说：「如果没有神，怎么你遭难时，却会祷告？」

就如一个行窃的贼忽然受惊，他回答道：「你怎知我祷告？」我不让他逃脱。「我先问你，为什么祷告。请回答！」

他低头承认说：「在前线，当我们被德军围困时，我们都祷告！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就呼叫，‘神与母亲的灵！」

」（这肯定是非常好的祷告，神看人的诚意。）

我们向苏联人的传道大有果效。

我记得毕欧德（Piotr）。
没有人知道他死在苏联的哪一个监狱。
他还那么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岁。
他随同苏军来到罗马尼亚。
他参加我们的地下聚会，悔改，受洗。

洗礼后我问他哪一节经文给他最深印象，以至他悔改。

他说，一次聚会，他听我读路加福音24章，耶稣在以马干斯路上遇见两个门徒。
当他们靠近那村时，耶稣似乎要继续走。
毕欧德就说：「我希奇耶稣为何这样。
他肯定要和门徒同在。为什么他似乎要继续走？
我想他是出于礼貌。他希望这两人真的要他留下。
当他看到他们果然要求他留下，就欣然一同住下。
共产党完全不同。他们粗暴地进入我们的心中。
他们强逼我们早晚都听他们。
他们借着学校，电台，报纸，海报，电影，无神聚会，每一处，向你炮轰无神论，不论你喜不喜欢。
耶稣尊重我们的自由。他只轻轻地敲门。

「耶稣的礼貌赢得我的心，」毕欧德说。

他不是唯一因这耶稣这性情而悔改的苏联人。
（我虽是牧师，却从未想到这一点。）

毕欧德悔改后，多次冒险把基督教读物从罗马尼亚私运到苏联的地下教会。最后他被捕。我知道在1959年他还坐牢。他是否已经死了，如今正在天上？或者他还在地上进行美好的仗？

这些苏联人不单成为基督徒，也成为得人渔夫。他们总是说，他们可以为基督作的太少了。

我们对奴役国家的地下事工

我们第二项工作，就是向罗马尼亚人民的地下服务。

共产党很快就除下面具，不再对教会说甜蜜话。他们如今公开逮捕。数以千计的人下牢。现在要赢得一个灵魂归主，就如在苏联一样困难。

后来我在监牢里与我曾经赢得的人们同囚。有一次我与一位弟兄同囚。他遗下六个待哺的孩子。他坐狱是因为信基督。我问他说：「你会不会恨我残害了你和全家？」他回答道：「我不能述说我对你的感谢。你给我认识这一位奇妙救主。什么其他东西我都不要了。」

在这个新环境下传福音不容易。

我们成功地通过共产党的多重检查部，印行了几种基督教读物。其中一种小册的封面，是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

那书名《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共产检察官以为这是共产党的书，就盖上印章。

其实这书只有头几篇引述马克思，列宁，史大林；其余的都是基督的信息。

地下教会只是一部分在地下。

它像冰山，一小角露出水面；地下教会也有一小部分的操作是公开的。

我们到共产大庆典运动中，分发模似的「共产」书刊。

共产党员看到马克思的相片，都竞相抢购。

在他们读到第九页或第十页，发现内容都是有关神时，我们已经离开好远了。

在这种新政局，传福音并不容易。

我国人民大大受苦。共产党从每一个人夺取每一样东西。

他们拖去牧人的羊群，充公种菜人家的土地。

他们夺取理发师或裁缝夺的小店铺。

他们不单充公资本家，也充公非常穷苦的人。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下牢。

人们开始问：「神为何让邪恶得势？神不是慈爱的吗？」

最初的使徒们也不容易在第一个受难日之后传道。

人们都记得耶稣曾在十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抛弃我？」

但这福音事工的成就，证明做工的是神，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能解答这一切的不幸与悲剧。

耶稣告诉我们有关于拉撒路。

拉撒路被欺负，就如我们如今被欺负。

当时的拉撒路害病垂危，又饥饿，只有狗来舔他的伤口；但结果却有天使来，带他到亚伯拉罕的怀中。

地下教会如何半公开活动

地下教会在家里聚会，也在树林，地下室，并任何它能达到的地方聚会。

我们也在这些秘密地点预备我们的公开活动，就如在街头传道。

公众场所的活动是非常危险的，可是那也是唯一能够达到一些灵魂的地方。那些灵魂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能达到。我的太太在这工作上非常活跃。

首先是几个基督徒静静地在街头聚集，然后开始唱歌。

人们围拢过来听这美丽的歌声。我的太太就开始传道。

秘警还未抵达，我们已经散会了。

一天下午，我在其他地方忙碌时，我太太在首都的马拉西工

厂前，向几千工人传道。

第二天，该厂的许多任务人因为反抗共产党而被杀。

他们昨天才刚听到福音。

我们是地下教会，可是有时我们也像施洗约翰一样公开传道，向人民，也向统治者。

有一次，两位基督徒弟兄在政府大厦前，冲上阶级，向首相乔西德尔（Gheorghiu Dej）见证基督。

他们促请首相停止逼迫，马上回转。首相把他们丢下监牢。多年后，这首相病重时，那两位弟兄付出重价的福音种子就开始在他心中发芽生长。

在那困难时刻，这首相就想起他们的话。

这些话就如圣经所说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它们切开他的硬心，他就降服，接受救主，认罪悔改，在病中服侍主。不久他就死了。

当日那两位弟兄的代价，如今地下教会依然乐意付出。

秘密警察极力逼迫地下教会，因为他们认识到教会是共产党面对的最后一道有力抵抗。

如果任由教会发展，他们的无神政权就要被侵蚀。

这灵里的反抗比任何反抗还强。

共产党就如魔鬼，真知道教会的巨大威胁。他们晓得一个人相信基督，就不会成为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工具。他们晓得他们只能逮捕人到身体，却不能监禁人的信神之心。所以他们极力与教会战斗。

但地下教会也有支持的人，包括一些共产官员和秘警。

我们吩咐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穿上众人最憎恨的制服。他们的任务便是把秘密警察的行动透露给地下教会。一些地下教会的弟兄这么做了。他们隐藏自己的信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被亲友们轻看。但他们因为爱基督，选择这样做了。

当我在街上被拐带，多年被关在最机密的监房里时，一名基督徒医生就成为秘密警察的成员，只为找出我的下落！他作为秘密警察的医生，就能进出所有的监房。他的朋友们都回避他，以为他成了共产党。

这医生在一所黑暗的地下狱室找到我，就向外界透露。他是我下狱八年后，首先发现我的人！当艾森豪威尔总统(Eisenhower)和克鲁斯基(Khrushchev)在1956年「解冻」时，众教会要求释放我。我就得以短期出监。

如果没有这位基督徒医生，我决不会被释放（共产党完全不承认他们的监狱有魏恩波）。可能如今我已经死了。

这些地下教会成员又利用在他们在秘警的地位，多次给我们早期的警告，大大协助了我们。其中一些甚至成了高级官员。他们隐藏自己的信心。他们的牺牲只有在天堂得以知晓。

但地下教会依然有多人被捕。我们当中也有好些犹大，向警方告密。共产党借着殴打，毒品，威胁，并勒索，尝试把传道人和平信徒变成他们的告密者。

第二章

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了

我从事官方和地下的双重工作，直到1948年2月29日。在那个星期日，我去教堂时，就在街上被秘密警察拐带。

过去我不晓得圣经说的「偷人」是什么意思。共产主义让我明白了。

当时有好些人这样被拐带。

有一辆秘警的货车忽然停在我面前，四个人跳下来，推我上车。我从此就失踪八年，声讯全无。

有一位秘警冒充出狱的囚犯，告诉我太太说，他在狱中参与了我的葬礼，害我太太心碎。

那时数以千计的各宗派信徒都下狱。

共产党不单逮捕牧者，也抓平信徒；凡为基督作见证的都被抓。那时的罗马尼亚也像其他共产国，监狱爆满。

还有，下狱意味酷刑。

有些酷刑太可怕。我宁可不提。

如果我提起，晚上就不能成眠，因为太痛苦了。

在《共产监牢里的基督》一书，我说及狱中体验到神。

不可言喻的酷刑

一位名叫福罗李斯古（

Florescu）的牧师，被热铁和小刀酷刑，又被重打。

然后他们把成群的饿鼠灌入他的狱室。

他必须不断地防卫自己，不能睡觉。

每当他歇息，老鼠就攻击他。

他们逼他日夜站立了两个星期，要他出卖弟兄们。

可是他不让步。

最后他们把他的十四岁儿子带来，在他面前鞭打。

他们说要打到这牧师降服。这父亲几乎崩毁。
他向儿子哀叫：「亚历山大，我必须说出他们要的！
我不能忍受你再受打了！」
那儿子回答说：「爸爸，不要这样。
我不希望看到一位卖国卖民的父亲。坚持下去！
如果他们杀了我，我末后的话就是‘耶稣和祖国！’」

共产党发怒，就把这孩子打死了；血液溅到墙壁上。
男孩死时还歌颂神。
我们亲爱的福罗弟兄精神大变，自此之后，宛如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们的手腕上戴着特制的手铐，里边有尖钉。
如果我们完全不动，这些钉子不会伤身。
可是狱中的寒冷叫我们战抖，钉子就把我们的手腕刮破。

基督徒被倒吊在绳子上，然后重打。
又有些被放在特制的冰箱狱室，四壁都是凝冰。
我曾被抛入这样的狱室，身上只有一点衣物。
狱室的医生透过一个开口观察，当他们看到囚犯快要冻死了，就发出警告，守卫就冲进来把我们带出去融化。
当我们开始暖化时，马上又被送回冰室——
这样不断重复！
快冻死前的一两分钟被救回；然后再冻，再救。没有止境。
直到如今，有时我还不es敢打开冰箱。

我们基督徒被关在木箱，刚好容身，没有转移的余地。然后他们就从四面把钉子打入。我们站立不动，就没事。我们被逼站立不知多少小时，最后不能支持时，钉子就刺入。

共产党对基督徒的行径，超过人类所能了解的。

我见过共产党折磨基督徒时，脸上露出狂喜。他们向基督徒喊道：「我们是魔鬼。」

我们不是与血肉摔跤，却是与那空中邪恶的权势争斗。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不是来自人，却是来自魔鬼。这是属灵的力量——邪恶的力量。要胜过它，必须凭着另一种更大的属灵力量，就是神的力量。

我时常问酷刑者：「你们心里没有怜悯吗？」他们的标准回答是：「你不打破蛋壳，如何煎蛋？」或是，「你不要制造木屑，怎能锯木？」我就说：「我也读过列宁的这些话。可是人不是木头。你锯木，木头不会感到痛。可是你打人，每一拳都痛；又有母亲哀哭。」可是没用。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他们看人就如木头。这种信仰使他们非常残忍。

当一个人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就不会怜悯任何人。他变成无限邪恶。

共产施刑者常说：「没有神，没有来生，没有赏罚。我们完全可以任意行。

」我听过一位酷刑者说：「我感谢那个我不信的神。他让我活到如今，叫我可以尽情发泄心中的邪恶。」这名党员的刑法，是叫人难以置信的残忍。

看到鳄鱼吃人，我会伤感，但我不能责备那鳄鱼。因为鳄鱼没有理性。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责备一位共产党。共产主义已经消灭了他们里面的一切道德观念。他们夸口说自己没有良心。

我从他们学到一项功课，就是：一如他们坚决不容耶稣在他们心中；我也坚决不容撒旦存在我心中。

我曾向美国内部安全小组见证说，基督徒被绑在十字架上，长达四天四夜。

有时这些十架被平放在地上，其他数百名囚犯必须在这些被绑者的脸上和身上大小便。然后这些十架就重新被举起。

共产党就讥笑说：「看你们的基督！多好看！

有天上的芬芳！

」我又提及一位神父被酷刑到将近疯狂，就听从指示，把人粪当圣饼，人尿当圣酒，分给众基督徒。

这事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比特司提监牢（Pitesti）。

我在事后问这位神父，为什么奉行共产党的吩咐，为何不宁可死亡。他回答说，「请不要审判我。」

我受的苦比基督还多！

」圣经形容的地狱和但丁形容的炼狱，都远不如共产的刑法。

这些只是比特司提监狱的一个星期天里的一个小插曲。还有许多不能说。如果我提及，我也受不了。我们弟兄们如今正在经历那个！

其中一个信心伟人是米兰牧师（Milan Haimovici）。

由于监狱爆满，守卫们不晓得我们的名字。有时他们会拿着一张名单，呼叫犯人出来鞭打。

（这些犯人因为在某些时候犯了监规，已经被记名了。）

米兰牧师多次应声出来，代替别人受打二十五鞭。

他不单因此赢得众囚犯的敬重，也叫众人都尊重他所代表的基督。

如果我继续数说共产党的一切暴行，和一切基督徒的自我牺牲，就没有时间了。

出名的不单是刑法，英勇舍己的行为也一样有名。

我们的一名同工是一位少女。

共产警察发现她秘密传福音，又教导孩童有关基督，就决定逮捕她。

为了加剧她的痛苦，他们拖延了几个星期，直到她的婚礼。那天这少女披上婚纱，门就被撞开，秘警们冲进来。

这新娘看到秘警，就伸手让他们铐上。
他们粗暴地把她铐了。
她看着她的爱人，吻着手上的铁链说，「我感谢天上新郎给我这条结婚项链。他看我配得为她受苦。」
他们就on把她拖走了，留下哀哭的众基督徒和新郎。
他们知道基督徒少女在共党手中的遭遇。五年后这少女出监——成了破碎的妇人，似乎老了三十岁。
她的新郎一直在等她。
她说这只是她可以为基督作的最小的事。
地下教会有这样美丽的基督徒。

洗脑是怎么一回事

西方人听过南北韩战争，并越南战争的洗脑。
我也经历过这个。这是最恐怖的折磨。

我们数年之久，每天十七个小时，必须坐着听这广播：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基督教愚笨!

基督教愚笨!

基督教愚笨!

放弃吧!

放弃吧!

放弃吧!

放弃吧!

每天十七个小时，长达数周，有时几个月。

一些基督徒问我怎能抵抗洗脑。

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洗心。」

」如果我们的心的被耶稣基督的爱清洗，就能抵抗一切酷刑。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新娘有什么不肯为她新郎做的？

一位爱心的母亲有什么不能给她的孩子？

如果你爱基督正如玛利亚，就能抵抗这种酷刑。

神并不在乎我们忍受多少，却在乎我们爱多少。

我可以见证共产监狱的基督徒真的爱神爱人。

这些酷刑和虐待从来未曾中断。

当我丧失知觉，或被药物窒息以至不能给任何口供时，他们就送我回去牢房。

我半死躺着，无人理会，直到力气稍微恢复，他们就继续拷问。许多人死在这种光景中。但我的力气总是能够恢复。在这些年头，经过了好几所监狱，他们打断我的四节背骨，并好些其他的骨头。

他们又在我身上烧烤和刺开了十八个洞，刮去十多块肉。

挪威的医生看到这些，并我肺炎的疤痕，就说我依然存活便是奇迹。按照他们的药理书，我应该已经死了多年。我也知道这是奇迹。我们的神是一个奇迹的神。

我相信神行这项神迹，是叫你们可以听到共产党国家的地下教会之声。他让一人出来，传达受苦弟兄的信息。

短暂自由 —— 重新被捕

到了1956年，我已经坐牢八年半；体重大减，疤痕累增。我遭受重打，脚踢，饥饿，压迫，拷问，威胁和缺乏照顾，可是囚禁我的人却不能如愿。他们不能达到逮捕我的目标。

最后他们在失望中释放我。
他们也因为监禁我，遭受国际抗议。

我重新作牧师；但只维持一个星期。
那时我才传了两篇道，
他们就把我叫去，命令我不得再传，也不能再从事任何宗教活动。我说了什么呢？
我曾劝告会友们「忍耐，忍耐，再忍耐。」——
「你叫他们忍耐什么？不是忍耐等候美国人来救他们吗？」
警察们咆哮。我又说时代的巨轮不停转动。
「你正在告诉他们，共产党不能长久统治！
这是反革命言论！」

当局相信我不敢再秘密传道。他们估计错了。
我暗中又开始过去的事工。我的家庭支持我。

我又向隐秘的忠心信徒作见证。
我们在可靠之人的掩护下，来去就如阴魂。
这时我已经有身上的疤痕，可以显明无神论的邪恶。
这疤痕勉励了摇动的灵魂信靠神。
我指挥一个地下的传道网，互相帮助。
神遮盖了共产党眼睛，让我们得以广传福音。
如果一个人可以那么盲目，以至不能看到神的手在作工，那么他应该也不能看到一个基督徒正在传道吧？

最后，警方对我无间断的兴趣，终于有所斩获。
我又被发觉，再被捕。

为某些理由他们这次没有逮捕我的家人。
可能是因为我广为人知。 我已经有八年半的坐牢记录，
释放了三年， 如今再下牢五年半。

我第二次监禁比第一次更糟。 我知道事情会这样。
我的身体几乎马上崩溃。
但我们继续在共产党的地下监狱， 宣传福音。

我们的合约-我传你打

监牢严禁向其他的囚犯传福音。 犯规的就被重打。
我们的一些弟兄决定接受这项交易。
我们与党方签下无声合同：我们传，他们打。
我们很高兴传；他们很高兴打。 大家都很高兴。

以下的情况多次发生：一个弟兄向众囚犯传福音， 守卫们忽然进来， 把这弟兄拖去他们的「殴打室」。
经过几乎是无尽头的殴打后， 他们把他拖回来， 丢在地上。
这位弟兄满身是血， 挣扎起来， 整顿衣服问：「弟兄们， 方才我说到哪里了？」 于是又继续。

我看到这样美丽的事物！

有时传福音的是平信徒。

这些简单的人得到圣灵光照后，常会传达美丽的信息。他们全心投入自己的信息中，因为在这光景下传福音，不是闹着玩的。

在各尔拉（

Gherla）监狱，一位名叫格利古（Greco）的基督徒被判殴打至死。这过程长达数周。他慢慢被打。

他的脚底被胶棍殴打一下，狱卒就离开。

几分钟之后他们再来棒他一下，数分钟后再一下。

他的泽丸也被打。

一个医生给他一剂药物，让他得以恢复，又给他很好的食物，增加他的体力；然后再打，直到他死在这种不断殴打中。

其中一个领导这种折磨的是一名共产中委，名叫利尔（Reck）。

在那期间，这位中委利尔对各利古说：「你要晓得，我便是神。你的生死在我手中，不在那天上之神的手中。

我要你完蛋，你就完蛋。我才是神！」

格利古弟兄在这可怕的光景中，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答。这是后来利尔亲口告诉我的。

格利古说：「你不知道你说的非常有意义。你真的是神。

每一条毛虫，如果得到生存的条件，都会变成蝴蝶。

你的受造不是为了作一名刽子手，却是为了成为神一般的人

。 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是神。
’许多像你一样的凶手，就如保罗，都发现作一个暴徒是可耻的。 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做更好的事。
于是他们就有着神圣的性情。
利尔先生，请相信我，你受造是为了成为神，不是成为酷刑者。 」

当时利尔并不理会这话，就如大数的扫罗不留心在他面前的司提反。 可是后来这些话在他的心中作工。
利尔明白这是他的真使命。

共产党的一切酷刑和殴打给我们一项重要功课，就是灵是主人。

当我们外体被酷刑时，我们可以感觉到，刑罚就如遥远的事。 我们的灵已经消失在基督的荣耀中，与基督同在。

当我们的粮食每天只有一碗污汤，面包每周一片时，我们决定继续奉献十分之一。

每第十个星期我们就把这面包给那些软弱的弟兄，当作是献给耶稣。

另有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
他们行刑前，允许他会见太太。

他对太太最后的话是，「你必须知道，我虽然死了，但我还是爱那些杀我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作什么。我对你最后的要求是，爱他们！不要怀恨。我们在天上再见。」这些话给一位秘密警察官员深刻的印象。后来这官员也成了一个基督徒，也因此坐牢。他在牢中告诉我这事。

在提古奥纳（Tirgu

Oc-

na) 监牢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囚犯，名叫马治维西(Matchevici)。他十八岁就下监。由于酷刑，他患上肺炎。他家人听到他的状况，就送来一百瓶特效药streptomycin。监牢的政治官就召见马治，对他说，「这药品可以医好你。可是监规不许家属送来的任何物品。我个人却想帮你。你还年轻，我不想你死在牢中。可是你也必须帮我一把。你必须给我提供一些针对其他囚犯的情报，我才能向上司解释为何我特别通融你。」

马治维西回答道，「我不想看到自己成为出卖者的嘴脸。我不能接受这个。我宁愿死。」

那位政治官立刻与马治握手，说，「非常好！我也猜想你会这样回答。但我有另一个提议。

一些囚犯成了我们的线人。
他们说自己如今全心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也是共产党了。
他们时常背后毁谤你。他们是两头蛇，叫人难以信任。
我想知道他们的话有多可靠。
对你来说，他们是出卖者，给你极大的伤害。
我明白你不能出卖弟兄，但这些都是出卖者。
只要你给我们一些有关这种人的消息，你就救了自己。
」马治立刻回答说：「我是基督的门徒。
基督耶稣教我爱敌人。我不能以恶报恶。
我不能给你任何有关他们的坏报告。
我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不想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
」

马治维西不久后就死在我们的囚室里。
我看着他死时歌颂神。爱征服了求生的本能。

如果一个穷人酷爱音乐，他会拿最后的一块钱去买演奏会的
门票。听完了演奏后，他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了。
可是他却不后悔；因为听到了美丽的东西。

我不后悔在监牢中丧失的时光，因为看到了美丽的事物。
我不过是监里的一个软弱弟兄，但却可以与真圣徒和信心伟

人同室。这些人仿佛是初世纪的基督徒。
他们乐意为基督死。他们属灵的美丽无可形容。

我这里说的只是平常的例子。
在地下教会里，特异事也成了平常。

地下教会的是重获“起初之爱心”的教会。

下牢之前，我非常爱基督。
下牢后，我必须说我爱这地下教会就如爱基督。
我看到这基督新妇的真貌，和她自我牺牲的灵。

我妻子与儿子怎么了

我初次被捕后，不晓得妻子怎么了。
多年后我才听到她也被捕下监。
基督徒妇女在监牢受的，比弟兄更苦。
少女被残酷的守卫强暴。那种亵渎与污秽难以形容。
妇女被逼挖运河，她们的工作分量，与男人相等。
她们在冬天挖泥。
共产党委任娼妓为工头，这些娼妓们竞相折磨虔诚的信徒。
我太太为了生存，曾经吃草如牛。
在这条不能完工的运河，饥饿的囚犯抓蛇鼠来吃。

守卫们在星期日的娱乐之一，就是把妇女丢下多瑙河，然后又把她们拉上来，讥弄一番，再丢下河。我妻子也这样被她们玩弄。

我的儿子在父母都被逮捕后，就流浪街头。米海自小就非常虔诚，对信仰非常认真。他九岁时父母下牢，信心大受打击。他心中苦涩，开始疑问。他面对一般孩子在这年龄不会遇到的问题。他必须自己找吃。

协助基督徒囚犯的孩子是一种大罪。两位女士因为援助米海，就被逮捕重打。她们两人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还是跛足。另一个妇女让米海住进她的家，就坐牢八年。她的牙齿都被踢出，骨头也被打断，终身不能工作。

米海，信耶稣！

十一岁时，米海就得到稳定的职业。苦难曾动摇他的信心。可是我太太监禁两年后，米海获得探监的许可。他看到母亲在铁条后面，又脏又瘦，穿著残旧的监衣，以至难以辨认。她的第一句话就是：「米海，信耶稣！」

」守卫们大发怒，马上把她拖走。
米海哭着看到母亲被拖走。这一分钟决定了他的信仰。
他知道如果在这情况下，一个人还可以爱基督，那么这基督肯定是救主。
后来他说：「如果基督教没有任何支持的论点，只有妈妈信它，对我已经够了。」这是米海真正接受基督的一日。

在学校，米海必须不断为生存争斗。
他是一位好学生，于是获得一条红领带——
成为共产少年军。
可是他却说：「我不会佩带这种领带，他们把我的父母关在监牢。」他因此被停学。
一年后他再度入学，这次他隐瞒父亲的身份，不让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囚犯的孩子。

后来他必须写一篇反对圣经的论文。他就写道，
「反对圣经的论点薄弱，引述众作家的话也不真实。
那位博士肯定没有读过圣经。圣经与科学其实没有冲突。」
于是他再度失学，这次长达两年。

最后他获得进入神学。但这里传授的是马克思神学。
每一件事物都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加以解释。
米海公开异议，同学们都支持；于是他又被开除，不能完业。

有一次，一位博士演讲无神论；我儿子提出疑点，也质问那

博士误导这么多青年，该当怎样的责任。

全班都给我孩子支持。

在这种场合，必须有一人胆敢发问，其他人方能响应。

为了得到教育，米海必须隐藏自己是基督徒囚犯魏恩波的儿子。但不久总是被发觉，于是又要见校长，又被开除。

米海大受饥饿。

共产国家基督徒囚犯的家人几乎都挨饿；援助他们便是大罪。

我只告诉你一个例子，就是我亲眼看见的。

一位弟兄因为地下教会的活动，被捕下牢。

他留下太太和六个孩子。

他的长女十九岁，次女十七岁，都没有工作。

共产国家的唯一雇主就是党方。

他们不给基督徒囚犯的孩子任何职业。

请不要按照道德的标准来审判这事！只接受这个事实。

这两位基督徒少女，为了养育年小的弟妹和生病的母亲，就成为妓女。

他们十四岁的弟弟看到这事，就疯狂了，必须被送去精神病院。

当那父亲多年后回来，看到这一切，他的唯一祷告就是，「神哪，让我再回去监牢，我不能看到这样的事。」

他的祷告获得应允。他因为向孩童传福音再度坐牢。

如今他的女儿不再从事淫业。

她们接受了秘警的要求，获得工作准证；条件是她们成为警

方的线人。

由于她们是殉道者的女儿，每个家庭都尊敬接受她们。

她们就把听到的向秘警报告。 不要说这事丑恶 ——

它当然丑恶 ——

可是也要自问，是不是因为基督徒家庭得不到你的支持，所以有这样的事发生！

第三章

获得买赎，到西方去

我在监牢一共度过十四年。

那些年间，我不能读到圣经或任何书藉。 我忘了如何书写。

由于极端的饥饿，酷刑与药物，我忘了经文。

可是在我完成十四年的那一天，这句话就出现在我脑中：「

雅各为拉结操劳十四年。

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十四年如同几天。」

不久后，我国进行大赦，我就获释放，这该归功于美国的公众舆论。

我重见妻子。她忠心等了十四年。

我们在极端贫困中开始新生活。

因为在我国，每逢当局逮捕一人时，就充公他的一切拥有物。

出狱的牧师神甫可以获得当局分派一个小教会，作为牧养的教区。他们分发了欧索瓦城（Orsova）的一个教会给我。共产党的异端部门告诉我说，这所教会拥有三十五名会员，不得变成三十六！

他们又说，我必须成为他们的线人，向秘警报告每一个会员的状况，同时也不得接触年青人。

我知道如果我传道，许多人会来听。

于是我完全不尝试在这教会讲道。

我重新从事地下教会工作，分担其中的风险与美丽。

在我下狱年间，神奇地工作。

西方教会开始记得我们。

欧美的基督徒开始支持地下教会，也为我们祷告。

一天下午，我在一个首府의弟兄家里小休。
他唤醒我说，「外国的弟兄来了。」

西方的平信徒已经开始秘密援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又暗中送来基督徒读物。

我在隔房就遇见六位外国的弟兄。
我们谈了好久后，他们才问我说，想要会见一位曾经坐牢十四年的弟兄。他们说那弟兄的地址就是那一家。
我回答我便是那弟兄。他们说：「不是吧？
我们以为会遇到一个愁苦的人？
不会是一个兴高采烈像你一般的人？」我向他们保证是我。
我喜乐是因为知道我们不再被遗忘。
那时开始，地下教会就得到稳定的帮助。
我们秘密获得许多圣经，基督徒读物和生活费。
地下教会得以滋长。

他们不单带来神的话，也给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和安慰。

在洗脑年间，我们不断地听到「没有人爱你，没有人爱你，
没有人爱你。

」如今我们看到美英基督徒冒险传达他们的爱。
他们听取我们的建议，发展秘密工作技巧。
他们爬入秘密警察包围的房屋。
警方不知道他们已经在里面了。

私运圣经的价值，不是英美基督徒所能明白的。
西方国家到处都是圣经。

我的家庭和我，如果没有外国基督徒的物质援助，就不可能生存。许多地下教会牧师与殉道者也是这样。
英国的《欧洲基督徒宣道会》给与我们的支持，不单是物质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就如神差来的天使！

由于地下教会重新活跃，我大有可能再度被捕。
这时两个基督徒机构——
《挪威犹太人宣道会》和《希伯来基督徒联盟》——
付款六千美元买赎我。我就得以离开罗马尼亚。

我为什么离开共产苏联集团

我就算面对危险，也不会离开本国。
可是地下教会却命令我出来，向自由世界传达她的呼声。
他们希望我告诉你们有关他们的苦难与需求。
我到西方，可是我的心还与他们同在。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急切需要晓得地下教会的苦难与勇敢事工，
我决不会离开罗马尼亚。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秘警两次召见我。
他们说已经收到我的赎金（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造成的经济危机，迫使我国开始出售公民。
）他们对我说：「你到西方，怎么传基督都可以，只不要提

及我们！不要说一个字眼针对我们！

我们坦白对你说，如果你提及我们，我们只须1200美元就能找到一个杀手：不然我们就绑架你。

」（我曾经在监牢里与东正教的主教瓦西里Vasile同室。他从奥地利被绑架，带回罗马尼亚。他的指甲都被拔掉。我也见过一些从柏林抓回的罗马尼亚人。最近他们也在意大利和巴黎抓人。

）他们又说：「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有关你与某一位少女的故事；或一些你年轻时的偷窃。

西方人最容易上当，尤其是美国人。」

威胁之后，他们就让我来到西方。

他们对自己的洗脑很有信心。

在西方有许多受过洗脑的东欧人，如今都缄默。

其中一些甚至称赞共产主义。他们肯定我也不敢发声。

于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全家就离开罗马尼亚。

在我离开之前，我最后的一件事便是到一位中校的坟墓，放上一朵鲜花。这名中校曾下令逮捕我，给我多年酷刑。我保证要把基督的喜乐带给心灵空虚的共产党，就如这名中校。

我恨共产主义，但我爱共产党员。

我恨罪，但爱罪人。我全心爱共产党。

共产党可以杀基督徒，却不能消灭基督徒对他们的爱。
我对共产党并向我施刑的人，没有一点憎恨。

第四章

以基督的爱， 击败共产主义

犹太人有一个故事说，当他们的先祖过了红海，埃及追兵们却被淹在海中时，众天使也与以色列人一同歌唱。神对天使们说：「犹太人是人，脱离了追兵，自然欢乐。但我却指望你们更明白我的心情。埃及人不也是我造的吗？我不也爱他们吗？你们怎么不能感到我的悲伤？」

当约书亚临近耶利歌，举目观看时，见一人手中持刀，对面站立。

约书亚就上前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约书亚记 5：13）

如果约书亚遇到的只是一个人，他的回答只能是：「我帮助你，」或「我帮助你敌人，」或「我是中立的。」一个世人对约书亚的问题，只能这样反应。可是约书亚遇到的人，却是来自外界，于是他的回答最难了解：「不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

他来自一个没有支持或反对的境界。
在那里每个人和每样事都获得谅解，都获得爱与怜悯。

在人的境界，我们必须与共产主义相争，决不能宽容，因为他们支持残忍的制度。

但基督徒不单是人，也是神的儿女。
他们同时也有属天的性情。

为这缘故，在共产监狱受到的酷刑并不能使我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不能使我们恨他们。
他们是神造的，我怎能恨他们？
但我也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朋友意味两人一心（二人同心）。我与共产党并不同心。
他们憎恨神的名号；我却爱神。

如果有人问我，「你支持共产党，或反对共产党？」我的回答将会是复杂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大枷锁，我完全反对它，要与它相争，直到它完全垮台。但在灵里，我正在天上与耶稣同坐。在那里所有的地上事物都「不是的。」在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共产党，也可以爱共产党。在那里，天上的活物尝试协助每个人达到的最后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小基督。于是我的宗旨便是向共产党传福音，给他们永生。

我主耶稣基督爱共产党。他曾说他爱每一个人，又宁可抛下九十九只正义的羊，寻找那迷途的一只。众使徒和一切基督教大教师都奉他的名教导这普世的爱。圣马卡力（Macary）说，「如果一个人热爱所有人，只是不能爱其中一个，那么这人就不是基督徒，因为他的爱并不包括所有的人。」圣奥古斯丁教导说，「如果所有的人都正义，只有一个犯罪，那么基督也会来承受同样的十字架，只为救那人。他是那么爱每一个人。」

我们晓得基督爱共产党，因为发现我们自己对他们的爱。

我曾见基督徒在共产监狱，脚上绑着五十磅重的铁链，被热铁刺入身体，口中塞盐，不得水喝，受饥饿，鞭打，冰室，

依然为共产党热切祷告。这不是人类思想所能理解的。这是基督的爱。

共产党在酷刑我们之后，常自己也因为党内的纷争而下牢。在共产制度下，自己的党员下监是平常事，包括党领袖。不久前还是施刑的官员，如今竟会成为囚犯，与他们殴打过的人同关一室。

一般的囚犯开始痛打这些前刑手，基督徒就捍卫他们，甚至连自己也挨打。人们都以为这些基督徒成了共产党的走狗！我又曾看见基督徒把自己唯一的面包（那时我们每个星期才得到一块面包）和救命的药物也给一个前共产施刑者，就是如今同囚的。

罗马尼亚的基督徒前总理尤流马尼（Iuliu Maniu）在共产党上台后被下监，后来死在监中。他最后的话是，「如果共产党在我国倒台，每个基督徒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以身体维护共产党，抵抗众怒。」

在我悔改的最初日子，我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每逢我在街上看到一人，就心如刀刺。我自问这人是否得救了。如果一个会友犯罪，我会痛哭几个小时。我渴望每个人得救，包括共产党。

在单独牢房，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地祷告。我们非常饥饿；又被药物麻醉，成了木头人。

我们软弱如中学教室里吊着的骸骨。
主祷文是太长了，我们不能集中精神念完它。
我唯一的祷告是重复说，「耶稣，我爱你。」

在一个荣耀的日子，我得到耶稣的回答：「你爱我吗？
如今我就向你显示我如何爱你。
」我马上感到心中火热，像太阳的熔炉。
以马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说，当耶稣对他们说话时，他们心就
如火烧。我也如此。我认识到那在十架上舍命者的爱。
这爱包容一切人，包括共产党，不论他们的罪如何严重。

共产党曾犯重罪，如今未曾中断。
但「众水不能熄灭爱，大水也不能淹没爱。
爱情如死之坚强，妒嫉如阴间之残忍。
」就如阴间要吞灭一切人，不论贫富老幼，种族，国籍，政
治信仰，圣徒或匪徒——爱也是。
基督是爱的化身，除非他获得共产党，不然他就不会止息。

一个传道人被抛进我的囚室。脸上和身上流着血。
他曾被重打。我们为他清洗。一些囚犯咒诅共产党。
这位传道人却说：「请不要咒诅！安静！
我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如何快乐——就算是在监狱

我回顾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如是非常欢乐的时光。其他的囚犯，甚至是守卫，常惊讶基督徒为何在可怕的处境也快乐。我们不断歌唱，就算是因此被殴打。我想一只夜莺，就算知道自己在唱歌之后，就会因此被杀，它依然会唱。基督徒在牢中欢乐跳舞。他们怎么能这样快乐？

我在监中常想到耶稣对他门徒的话：「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些门徒刚走过巴勒斯坦的土地。他们看到人民大受压迫，当局行暴政。他们又看到疾病，饥饿，忧愁。他们进入人家，只见哀哭的父母或妻子，因为爱国的壮年人都坐牢了。这不是一副美丽的图画。

但耶稣依然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众门徒不单看到苦难，也看到救主，那位将要成就一切美善事的主宰，那位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完成最终使命的救主。他们发现自己就如叶上的毛虫，经过一段可怜丑陋的日子后，就会变成蝴蝶，飞舞在花儿中。我们也是。

我四围有约伯，一些遭受的比约伯更苦。
但我知道约伯的末了，是得着双倍好处。
我周围也有可怜的拉撒路；每天挨饿，全身发脓。
但我知道天使们会来把他们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我看到他们就如他们将来所是：一个个冠冕辉煌的圣徒。

在逼迫的人中，我也看到将来的保罗。
虽然他们如今还是扫罗。这些逼迫者，有些已经开始转变。
我们向秘警官员见证基督。
他们当中有些已经成了基督徒；而且欢喜下狱。
在鞭打我们的狱卒中，有些就如从前鞭打保罗的腓利比狱卒。
我们梦想有一日他们会问：「我当怎么行，才能得救？」
那些把基督徒绑在十架上，又用人粪涂抹，加以嘲笑的狱卒们，
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就如各各他山上嬉笑的人：不久就大大惧怕，
发现自己犯下滔天大罪。

我们在监狱里看到共产党的希望。
我们是在牢中才认识到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我们在被他们酷刑后，才晓得爱他们。

我许多亲属被共产党杀死。
可是这些凶手们后来正在我家中悔改。
基督徒向共产党的传道会，也在共产监狱里诞生。

神看事物，不同我们；就如我们看事物，有异于一只蚂蚁的看法。
从人的角度看，被绑在十架上，全身发臭，真是可怜极了。

这样过一世，似乎完全无用。但圣经却说十分有用。它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全至重无比的荣耀」。十四年的监狱对我们是好长的；圣经却说这只是「转眼之间。」这给我们了解，共产党的罪行，在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也是我们必须尽力反抗的，在神看来不过是轻微的。他们的暴政已经长达半个世纪，神看来不过是一场小误会。他们还有得救的可能。

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位母亲，她也像母亲一样地爱。

天门并没有对共产党关闭。天光也没有向他们熄灭。他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悔改。我们必须唤醒他们。

只有爱能改变共产党（这爱不是许多教会领袖对共产党的拍马屁）。憎恨使人盲目。希特勒的反共是出于憎恨。于是他不能征服共产党，倒促使共产党吞灭了三份之一的世界。

我们在监牢里以爱心设立一个机构，专向共产党宣道。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领袖。

一些宣道会主任似乎没有读过教会历史。

挪威如何接受基督？

因为他们的国王奥力（Olaf）先接受主。

苏联的威拉底米（Vladimir）接受了福音，苏联全国就归信。匈牙利全国也跟随他们的国王圣司提反（St Stephen）。

波兰也是。在非洲，当部族首领归主后，全族就跟从。我们的传道会却转向一般人。这些人可能成为非常好的基督徒，却不能左右大局。

我们必须得到统治者：不单是政治的首领，也包括经济，科学，艺术的要角。这些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缔造人的灵魂。得着了他们，就得着他们影响的众人。

从宣道的角度看，共产主义有一个特点，是民主制度没有的，就是中央集权。如果一位美国总统成为摩门教徒，美国不会通国归信摩门。但如果毛泽东成了基督徒，全中国必受影响。苏联的伯林沙鲁或罗马尼亚的乔瑟古等人也有这样的影响力。

一个共产领袖可以悔改吗？

肯定能，因为他并不开心，也没有安全感。他晓得自己就如被他折磨的人一般，正在危险的边沿。几乎所有的苏联共产领袖都被自己的同志们监禁或枪毙。苏联内长雅果达（Iagoda），伊索（Yezhov），伯利亚（Beria）等人，似乎一度权力倾城，结果也像境内的武装反共分子：被一枚子弹打入颈项，完结生命。

最近苏联的内长述利宾（Shelepin），并南科斯拉夫内长兰克威（Rankovic），也都像脏布一样被抛了出来。

我们如何在灵里进攻共产主义

共产政权不使任何人快乐，连获利于这主义的党员本身也不快乐。

他们害怕秘密警察的货车可能在任何一个晚上开到他们的府上，把他们带走——

只因为党方在昨晚方才开会，决定改变党路线！

我认识好些共产领袖，都充满重担。
只有耶稣能给他们安息。

得着共产领袖归主，意味拯救世界脱离核灾难，也意味拯救世界脱离饥馑，因为如今世界必须把那么多资源投在昂贵的军备上。

得着共产领袖，意既结束国际紧张，也意味给基督与众天使大喜乐。这也是教会的胜利。

在宣教事工艰苦的地带，就如新几内亚或马达加斯加，如果当地共产领袖归主，宣教就大得方便之门。

我认识一些悔改了的共产党；他们就如我。
我年轻时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
悔改了的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十分爱基督，因为他们曾经大大犯罪。

宣道事功必须有战略思考。

从救恩的角度看，每个灵魂都相等；但从宣道的角度，却不
相同。

得着一个大有影响力的人，比得着一个山林的野人更有价值
。

前者归主后，可以影响千万人；后者只能自己一人（或一家
人）得着救恩。

于是耶稣并不在一些小乡村完结自己的传道，却在世界属灵
的首都耶路撒冷。为同样的缘故，保罗极力前往罗马。

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蛇）的头。

」我们只在蛇肚上轻轻骚扰，给它笑哈哈。

蛇头其实在莫斯科或北京，不在突尼斯或马达加斯加。

向共产世界的宣道必须是教会领袖，宣道主任，并一切有思
想的基督徒的首要对象。

我们必须放弃例行的工作。

「虚假地作主工，该受诅咒，」经上如此说。

教会必须给共产主义灵里的迎头痛击。

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单凭抵抗就得胜。

要胜利，就必须进攻。

对共产主义，教会如今还是一味抵抗，于是丧失了一国又一
国。

全体教会必须马上改变。诗篇说，神砍断铁门。

共产党的铁幕对神就如儿戏。

初期教会使用秘密方式，非法操作，而且得胜。
我们必须重学他们的方式。

过去我一直不能明白为何新约的许多人，不用正名，只用外号：西门又称为尼哥，约翰又叫马可等。
如今共产党给我们明白为何需要别名。

过去我不明白耶稣安排一个晚餐，为何不给明确的地址，却说，「到那个城里，寻找一个提着水瓶的人。」
如今我们也用这些暗号。

用这些方法就能在共产国奏效。

但我在西方，却遇见一些教会领袖完全没有怜悯的心。
他们即不爱共产党，也不爱被共产党苦害的人。

一个人并不真相信他每天诵读的祷词。
他只相信他预备为之舍命的事物。

地下教会基督徒已经证实他们乐意为他们的信仰舍命。
我目前正在继续从事这可能导致我重新被捕，关回罗马尼亚监狱的工作；因为我正在领导一个秘密的宣道会，在铁幕后操作。我相信我所写的。

我有权问：与共产主义妥协的美国教会领袖们，是否准备好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既然他们那么称颂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来东欧或苏联，作为一位共产国的官方牧师，服侍当地的灵魂？
这样做虽然薪水比较少，可是却满有意义啊？

但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付出这种至轻的牺牲。
他们真的信自己的信仰吗？

人类言语的产生，是为了沟通有关于狩猎，捕鱼，并生活需用。
这言语可以传达彼此之间的感情，但不足以传达有关神的奥秘与属灵的生命。

同样的，也没有人类的言语能表达魔鬼的残酷。
你能形容一个快要被丢入纳粹火炉之人的感受吗？
或，你能形容一个人看到自己孩子被抛下去吗？

于是尝试形容基督徒在共产党手下遭受的折磨，也同样不可能。

我曾经与鲁克力提 (Lucretiu Patrascanu) 同囚。
他是把罗马尼亚赤化的第一功臣。
他的同志们给他的报答就是：把他抓去精神病院。他被关在疯人房，直到他也疯了。虽然他起初完全正常。
他们对待前国家秘书安娜包克 (Ana Pauker) 也是如此。
基督徒也常受这种折磨。

当世界听到红卫兵在中国街头的暴行，都大为震惊。
试想在无人看到的中国监狱里，基督徒的光景如何。

一位有名的中国传道人和其他信徒拒绝否认自己的信仰，
当局就把他们的耳朵，舌头和脚都切掉。

共产党最可怕的不是他们折磨和杀死人的肉体。
他们要误导人的思想，荼毒青年与儿童。
他们把自己的党员安插在教会的领导层，为毁坏教会。
他们教导青年不要信神或基督，倒要憎恨这些名号。

我们可以怎样形容这种悲剧：当一个基督徒殉道者被监禁多年后，回到家里，却被自己的孩子们藐视和讥笑。共产党在殉道者们坐牢时，把他们的孩子们转化为极端的无神论者。

这本书不是用墨水写的，却是用鲜血写的。

但就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炉出来后，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经过共产监狱的基督徒也没有一点憎恨共产党的味道。

如果你压碎一朵花，它就给你芬香。
同样的，基督徒在被共产党酷刑之后，就给施刑者真诚的爱。我们把许多狱卒带到基督跟前。
我们只有一个愿望：给那些折磨我们的共产党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主耶稣的救恩。

我个人没有为主殉道的福气。 我获得释放，来到西方。

在西方，我发现许多教会领袖正好与铁幕和竹幕后的信徒相反。许多西方基督徒并不爱共产党。
证据是他们并不尝试向共产党传福音。
他们设立了向犹太人，回教徒，佛教徒的宣道会；甚至有向

其他基督徒宗派的宣道会，叫别的基督教派改信他们的一派。但他们却没有向共产党的宣道会。他们并不爱共产党。卡利 (Carey) 爱印度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爱中国人，就各自创办对中印的宣道会，唯独没有西方人设立向共产党的宣道会。

西方教会领袖不单不爱共产党，不尝试救他们；还与共产党妥协，加强共产党的不信。他们帮助共产党介入西方的教会，领导普世教会。他们使一般基督徒不晓得共产主义的危险。

除了不爱共产党，不为基督赢取他们之外（西方教会的借口是共产国家不容许传福音，仿佛初期基督徒已经得到了尼罗皇帝的允许，方才传福音；）这些教会领袖也不爱自己的羊群。因为如果共产党没有归信基督，他们就要攻克西方，把基督教也从西方拔除。

遗忘了的历史教训

在第一世纪，非洲北部的基督教兴旺。圣奥古斯丁，圣赛伯里昂，圣安塔那修和特土林都来自该地。北非的基督徒只忽略了一个责任：向回教徒传福音。

结果是回教徒征服北非，铲除当地的基督徒，长达数个世纪，直到现在。

目前的基督教宣道会还是称北非为「无法传道的地带」。

让我们从历史吸取教训！

在改革期间，胡克，路德与加尔文的改教意图与欧洲百姓摆脱教皇枷锁的心愿相符（那时教皇权力甚大，压迫多国的政治与经济）。

如今也是，地下教会的心愿，正符合一切自由世界人民的心愿。

没有任何政治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主义。

共产党有核子力量。

使用军事力量对付他们，就必导致亿万伤亡。

许多西方领袖也已经被洗脑，完全不想推翻共产统治者。

他们自己也常这样说。

他们只希望要铲除毒品，匪党，癌症，肺炎等，但不是共产主义。

他们不晓得共产主义杀的人，远超这一切邪恶的总和。

苏联作者爱亚 (Ilya Ehrenburg)

说，如果史大林没有任何其他工作，只须抄一遍受害者的名单，一生也写不完。

克鲁斯基 (Khrushchev) 在共产党第二十中委大会中说，「

史大林清算了数以千计忠诚的党员。 。 。
在一百三十九名于第十七大会选出的中委中，有七十巴仙，
就是九十八人，后来被捕枪毙（被史大林清算）。 」

且想象他会怎样对待基督徒！

克鲁斯基否决史大林，可是他自己却继续同样的暴行。
在1959年还开放的教堂，他上台后，就再关闭其中的一半。

中国有新的一波压迫，比史大林时期更甚。
公开的教会生活完全中止。
苏联和罗马尼亚也有新一波的逮捕。

通过恐怖统治与欺骗，这些共产国教导年轻的一代，自小就
憎恨一切西方事物，尤其是基督教。

在苏联时常可以看到当地的官员站在教堂门口。
凡到教会的儿童就被掌掴踢出去。
他们不要新一代认识基督。
他们正在培植毁灭西方基督徒的下一代！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推翻共产主义；就是那转变罗马帝国；改
变野蛮的条顿（
Teutons）人与维京（Vikings）人成基督徒；推翻教会异端
裁判所的力量。

这是福音的力量，共产国家的地下教会便是它的代表。

支持这教会不单意味与受难者同心，也意味保存你们自己的国家和教会。

维持这地下教会不单是自由基督徒的至要关注，也是自由世界政权的必须政策。

地下教会已经赢得一些共产领袖。

罗马尼亚的首相乔治西尔 (Gheorghiu Dej) 在死时已经是一个悔改了的人。

他承认自己的罪，同时不再继续自己过去的罪恶。

在共产国家，有些政府部门的共产党是隐藏的基督徒。

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就能期望一些共产政府政策的真正改变 ——

不是提多 (Tito) 和哥木喀 (Gomulka) 那种换汤不换药的改变 —— 却是转向基督与自由的改变。

如今有非常好的机会。

共产党如今面对一大危机。

好些党员非常确信自己的主义，就如基督徒虔信基督一样。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创造国际大同。

如今他们却看到共产国家彼此相争如野狗。

他们曾相信共产主义将会创造地上天国，不是一个乌托邦（梦幻天堂）。

如今他们看到自己的人民挨饿，必须从资本国家入口粮食。

他们曾相信自己的领袖。

如今他们从自己的报纸读到史大林是一个大屠杀者；克鲁斯基是一个傻瓜；其余的国家英雄，就如拉可西（Rakosi），几罗（Gero），安娜包克（Anna Pauker），兰可维司（Rankovici）等，也都是莽夫。共产党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们绝对无误。他们就如失落了教皇的天主教徒。

共产党的心中有一个空洞。

这空洞只有基督才能填满。

基督徒在被共产党戏弄与酷刑之后，很快就忘了共产党对他们个人与家庭的伤害。他们尽力帮助共产党找到基督。为此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基督徒的爱并不分党派。

耶稣说，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

基督徒的爱也是如此。

西方基督徒领袖说，耶稣教我们爱敌人，于是他们就与共产党和好。但耶稣从来没有教我们只爱敌人，忘了弟兄。

他们与那些手沾基督徒鲜血的人一同宴饮，以为便是爱。

他们完全不打算向这些凶手们传福音。
至于那些被逼迫的，他们更完全遗忘了。

过去七年，德国福音派教会与天主教会出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救济饥民。美国基督徒资助更多。

许多人挨饿；但我不能想象有谁比基督徒殉道者家属更饥饿。他们也最配得自由基督徒的资助。

可是受难基督徒得到帮助吗？

我是由两个基督徒机构买赎出来的。这证明当时的我国基督徒是可以获得买赎的。

可是我却是罗马尼亚唯一获得买赎的基督徒。

这证明西方基督教会忽略了许多其他当得帮助的基督徒。

初期的基督徒自问，神呼召他们，是叫他们单单拯救犹太人，或也救外邦人？他们获得正确的答案。

二十世纪也出现相似的问题：基督教是单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人呢，或也为东方共产国家的人？耶稣被钉时，一手伸向西方，另一手向东方。

他不单祈望成为犹太人的王，也切望成为外邦人的王；他不单要作西方世界的王，也要作共产党的王。

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每一个人。」

他为所有的人流血，所有人都当听到这福音。

叫我们大得勉励的是，当这些共产党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就充满爱与热情。我未曾遇见一位不冷不热的苏联基督徒。一个前共青可以成为基督的特殊门徒。

基督爱共产党，愿意释放他们脱离共产主义；就如他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

一些西方教会领袖却放弃这个，姑息共产主义，帮助共产主义获胜，阻扰共产党得救。

我获得释放后，看到什么

我出狱后，妻子问我打算如何安排将来。

我说：「我希望退隐安息。」我太太说她也希望这样。

我少年时非常激进，外向。

但监狱，尤其是单独的囚室，把我转变成一个默想型人物。我心中一切的风暴都止息了。

我不再理会共产主义，甚至不曾察觉它。

我正在天上新郎的怀抱里。

我为那些酷刑我们的人祷告，全心爱他们。

在牢中我几乎已经放弃任何释放的希望。

只是偶尔我也会想到，如果获得释放，我会如何。

我常想到我会远远离开众人，到一个沙漠去继续与天上新郎的甜蜜交流。

神是「唯一的真理」。

圣经是「谈及那唯一真理的真理。」

」基要派的教义是「论及有关那唯一真理之真理的真理。」

」基督徒讨论许多外层真理，于是失去了唯一的真理。

我们在牢中挨饿，迷药，殴打，以至忘了一切神学教义和圣经。

我们忘了有关真理的众真理，于是就活在那唯一的真理中。

经上写着说：「当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不知道的日子，人子就来到了。」我们不再能思想。

在我们受刑最黑暗的时刻，人子就来临，照亮监狱，四壁发光如钻石。施刑的人似乎站在远处。

但在灵里，我们在主里欢乐。这种喜乐胜过黄金。

与人相争？我没想到那个。

我不愿意再竞争，包括为正义的竞争。

我只愿意为基督建立灵宫。

我出狱时只希望有一个平静的晚年。

但我出狱后，却看到共产主义的另一面，比监狱更糟。我在各宗派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大牧师，大传道，甚至主教，向我承认他们已经成为秘密警察的告密者，针对自己的羊群。我问他们是否准备不计个人安危，放弃这种行为。他们都说不能。原因不是为了自己，却是因为如果他们拒绝告密，他们的教会就被关闭。这是我下牢之前没有的情况。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名党方代表，掌控一切「异端邪教。」这人来自秘警。他随时都有权传召任何一个牧师，查问他教会的出席人数，出席名单；谁常领圣餐，谁热心信仰，谁善于赢取灵魂，人们告解（认罪）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回答，他们就解雇你，另选他人；一个比你更会说话的人。如果当局找不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决不难找），就关闭那教会。

大多数的传道人都会向秘警告密，所不同的只是一些人做的不乐意，总是尝试隐藏一些事物；另一些则习以为常，良心不再责备了。

还有一些已经养成一种热情，把不需要报告的也说出来。

我听到基督徒殉道者孩子们向我承认说，他们被逼向当局举报援助他们的人；不然他们会被停学。

我参加一个浸信会的大会。
这大会高挂着红旗；共产党在这里决定谁该成为「公选的领袖。」

我晓得每一个官方教会的巨头都是共产党委任的。
我意识到这便是耶稣说的「行毁灭可憎的站在高处」。

历代以来，总会有好的和不好的牧者。
但无神主义者指定教会领袖的现象，还是头一次出现。
这些领袖们要把教会带去哪里呢？

列宁写道：「每一种宗教的思念，神的念头，甚至是有关神的想法，都是最可怕的无聊事。
百万计的罪行，暴行，并肉体的污秽，都远比神的思念安全。」

苏联集团的共产党都是列宁派。
他们认为宗教比任何癌症，肺炎，或性病更为可怕。
他们决定谁人可以当宗教领袖。
于是官方教会的首脑，多少都与他们妥协。

我看到孩童与少年被无神论荼毒。
在我们的首都布城，你不能找到一所孩童的主日学，或一个少年团契。
基督徒的孩子都在学校里接受恨的教育。
官方教会没有任何消除这种属灵剧毒的对策。

看到这一切，我才真的憎恨共产主义。
这憎恨并非由于他们给我的酷刑。

这主义荼毒十亿活在它政权下的人民。
它夺取了神的荣耀，掩盖了基督的名。

全国各地的农夫来见我，告诉我说，如今他们在自己过去的葡萄园或菜园里挨饿，因为这不再是他们的菜园，乃是集体农场了。他们没有面包；孩子们没有牛奶，没有水果。我国的土地肥沃如迦南地，如今百姓却要挨饿！

弟兄们向我承认说，共产党的政权把他们转化为小偷和骗徒。他们因为饥饿，就在自己过去的土地上偷瓜果。然后他们必须撒谎，加以掩盖。

工人告诉我说工厂里的暴行。
劳工们被大大剥削，远超过任何资本国家。
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

知识分子必须违心教导说没有神。

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民，整个生命和思想都被毁了。

少女投诉说，她们因为吻了一位基督徒少年，就被召去共产党少年总部问话。然后党方给她们另一个可以亲嘴的姓名！

每一样事物都被丑化。

我遇到地下教会的斗士，就是我过去的战友。他们有些至今尚未被捕；另一些是出监后，再度进行争斗。他们呼吁我相助。我参加他们的地下聚会，他们使用手写的诗歌。

我记得伟大的圣安东尼。他住沙漠三十年，远避世界，禁食祷告，静渡余生。可是当他听到圣安塔那修（Athanasius）与亚流（Arius）为基督的神性争辩时，他就离开静室来到亚历山大城，叫真理获胜。我记得哥利瓦的圣伯那（St Bernard de Clairvaux）。他也是高山的僧侣。但当他听到十字军的愚昧，并基督徒屠杀阿拉伯人，犹太人，并自己同信仰的弟兄时，他就从自己的高处下降，反对十字军。

我就决定做基督徒所该作的：跟从基督，保罗与众圣徒的榜样，放弃默想，重新参战。

这是怎样的战争？

在监狱的基督徒时常为敌人祷告，向他们作美好的见证。当他们得到救恩时，基督徒们就欢喜。

但我憎恨邪恶的共产制度。我要坚固地下教会。

我不单只想到罗马尼亚，也想到共产世界。

但在西方，我却看到冷淡的反应。

当两名共产党作家被他们的同志们扔下监牢时，全世界当作者们都群起抗议。

可是当基督徒因着信仰被下监时，西方教会却不发声。

当古希克（

Kuzyck）弟兄因为散布基督徒读物与圣经单行本，被逮捕下牢时，有哪个西方人理会？

当波录克（Prokofiev）弟兄因为传布讲稿被逮捕时，又有谁发声？

当苏联的希伯来基督徒哥伦瓦（Grunvald），为同样的缘故下狱时，有谁抗议？他的小儿子也被当局取去。

我晓得当我与自己的孩子米海分离时的感受。

我跪下吻他们的锁链，就如初期基督徒在他们同胞被抛给野兽之前，吻他们的锁链一般。

一些西方基督徒并不理会他们。

殉道者的名字不在他们的祷告名单中。

当这些人被酷刑时，苏联浸信会与东正教的官方领袖们正在新德里，几内瓦等地大受西方教会的欢迎。

他们在那里向每个人保证说，苏联人享有绝对的宗教自由。

一位普世教会联合会的领袖在共产大主教尼古丁发表这样的保证时，就上前拥抱这主教。然后他们就一同宴饮。真正的圣徒们如今却在监牢里吃没有清洗过的牛肠或鸡肠汤，就如我吃过的。

地下教会决定我必须离开本国，告诉你们真情。

我决定反对共产主义，虽然我爱共产党。

一些人叫我传纯净的福音。

这叫我想起，共产秘警也曾叫我单单传基督，不要提及共产主义。那些叫我传纯福音的，是否与共产秘警同感一灵？

我不晓得所谓的纯福音是什么。

施洗约翰传纯净的道理吗？

他并不单单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

」他也说「希律你有罪了。

」他不只谈抽象的道理，所以最终丧命。

耶稣也不单传讲登山宝训；他也传了许多教会领袖所谓的否定性讲章：「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假冒伪善，毒蛇的种类！

你们假冒伪善，毒蛇的种类！

」他是因为这些不纯净的讲章，所以遭难。

法利赛人并不会反对他的登山宝训。

我们必须称罪为罪。

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罪恶。

每一场讲道如果不否认这主义，就不是纯净的福音。
地下教会否认它；不怕因此丧命。西方世界更不该缄默。

我反对共产主义，但却不同一般的反共人士。
希特勒反共，但他自己却也残暴。我们反共，却爱共产党。
我们憎恨罪恶，却爱罪人。

我为何在西方受苦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过在共产世界。

第一种苦是，我已经好久不能看到地下教会的美了。
铁幕后的信徒就如古拉丁的训喻说：Nudis nudum Christi
sequi——赤裸的跟随赤裸的基督。

在共产阵营，人子与他的百姓没有枕头的地方。
基督徒在那里并不为自己建筑房屋。房屋有何用？
在你第一次被捕，他们就充公你的房子。
你如果拥有一所新房，就更有可能被捕！
因为共产党也很喜欢得到它！
在共产国家，你要跟随耶稣，不必先回去埋葬父亲，也不必
先与家人道别。谁是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弟姐妹？
你的母亲与兄妹便是跟从神旨意的人。

在那儿，人与人的自然联系几乎已经没有了。
新娘控告新郎，孩子控告父母，妻子控告丈夫等，都是常事。
。 人际的关系越来越在乎灵里的联系。

地下教会是一个贫穷受苦的教会，可是其中没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地下教会的崇拜就如一千九百年前的初期教会。
传道人不知得深奥的神学。
他们就如彼得一样不知得神学术语。
任何一个神学博士都会给彼得在五旬节的讲章很低的分数。
在共产国家，人们不多熟悉经节，因为圣经稀少。
还有，传道人常是监禁多年的，期间没有圣经。

他们表达对天父的信靠。 这话大有意义。
因为他们多年坐牢，每天求天父给他们日用的粮食，却得到污秽的包菜。 但他们依然相信神是慈爱的。
他们就像乔布。 乔布曾说，虽然神杀他，他依然相信神。
他们也像耶稣，称神为父，虽然天父似乎遗弃了他，让他无助地挂在十架上。

凡见过地下教会之美的，就不能满足于一些西方教会的空洞仪式。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于共产的监牢，因为如今我亲眼看见西方的没落。

奥斯瓦 (Oswald Spengler)

在《西方没落》一书里写道：

「你正在垂死中。我看见你垂危的种种征候。你的大量财富，你的灵里贫困，你的资本主义，你的无耻，你的婚姻破裂，你的节育，都是你底下的流血，你脑上的肿瘤。这些都是古代众帝国破灭的前兆，就如希腊与罗马。」

这是在1926年写的。

从那时开始，半个欧洲和古巴的民主政权已经灭亡了；另一半的欧洲还在沉睡中。

但有一股势力却没有沉睡；就是共产党。

虽然在苏联与东欧的共产党对自己的主义感到失望，不再幻想；但在西方，共产主义依然火热。

西方的共产党完全不信共产国里发生的一切暴行，困苦与逼迫。他们努力宣传共产主义。

他们在上层阶级，在学院，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在贫民区，在教会里宣传。我们基督徒却只给真理半个支持。

如今西方的神学家正在讨论芝麻小事。

这给我想到，当莫哈默二世的军队在1493年围困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未来的几个世纪，或归基督教，或归回教之时，围城里的一间教会却在讨论这些问题：「圣童贞女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天使是男是女？

如果一只苍蝇掉在圣水里，是苍蝇成圣了，或是水变污了？」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但在今天教会的期刊，你却可以看到人们讨论同样的问题。共产主义的魔爪与地下教会的苦，鲜少有人提及。

人们不断讨论神学问题，仪式，并各种次要的课题。

在一所旅店餐厅的茶会中，有人发问：「如果你遇到海难，只能从船上的图书馆里抓一本书，逃到一个荒岛上。

你要拿什么书？

」有人回答「圣经；」有人回答「一本莎士比亚。

」但一位作者却正确地回答道：「我要找一本教我造船的书。当我脱险之后，就可以从容读任何书了。」

保持一切宗派与神学的自由，免受共产主义的辖制，比伸张任何一派的正确性更为重要。

耶稣说，「真理必叫你自由。

」这话也可以倒转过来说：「只有自由能给你真理。」

」与其为不重要的事物争辩，不如让我们同心为自由而战，抵挡共产主义的独裁。

我也为铁幕后日益凌厉的逼迫而忧愁。我经历这种苦难，如今就如看到其中的光景。

在1966年六月，苏联报纸控告浸信会教导成员杀死孩子，好得赎罪。他们也曾用这种罪名，控告犹太人。

我晓得这意味什么。

我曾在罗马尼亚的克罗城监狱里，与一位名叫拉萨罗（Lazarovici）的基督徒同牢。他的罪状是杀死了一位小女孩。

我遇到他时，他不过三十岁，却像一个老人。

他的头发因为酷刑变白，指甲全部被拔掉了。

他们要逼他承认未曾犯的罪。

一年之后，他被证实清白，得以出狱。

但这时自由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全人破碎了。

一些人可以读报而讥笑苏联当局的愚笨控状。

但对被控告的人，我晓得这意味什么。

在西方，只要想到这光景已经够可怕了。

苏联卡鲁加城（Kaluga）的耶摩根大主教（Yermogen）与七名主教如今在哪里？

他们曾抗议东正教元首亚利西（Alexei）并大主教尼可丁（Nikodim）与苏联当局的极端合作。

如果我没有亲眼看见那几位因为抗议当局，以至死在罗马尼亚监狱的主教，我就不会关注这些苏联的主教。

传道人尼古拉（Nikolai Eshliman）与雅古民（Gleb Yakumin）因为请求宗教自由，就被共产任命的教会元首劝戒。西方只知道这么多。

但我曾在罗马尼亚的监牢与伊万神甫（Father Ioan）同囚。外界只听见这名神甫受到教会的规劝。

但在共产国家，官方教会领袖与警方密切合作。一位被教会领袖规劝的人，也同时会得到秘警更有效的「规劝」——逮捕下牢，酷刑，殴打，加上神经药物。

我为这些在共产党监牢受苦的人而战兢。我想到向他酷刑的人时，我也战兢。

当我想到西方基督徒对此不闻不问时，更是战兢。

我深愿可以流连在自己葡萄园，不涉及这种艰苦的争斗。

我想望安静田园。但这不可能。共产主义正在门口。

当共产党进攻西藏时，一切住在深山，与世无争的和尚都被打出来。罗马尼亚也是。

所有的修道院与教堂都被解散，只留下几间充当门面，愚弄西方人。我所期望的安息，不但与现实脱节，也危害我的灵魂。

于是我必须继续带领这场战争。

如果我失踪了，你就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绑架了我。他们曾在1948年在大街上绑架我，用化名监禁我。

那时我国秘书长安娜包克（Ana Pauker）对瑞典的大使巴特利（Sir Patrick von Reuterswaerde）说，「啊，魏恩波吗？

他目前正在哥本哈根的大街上休闲踱步呢！

」可是这位大使口袋中却有一封从监牢里偷带出来的信，就是我亲手写的。他晓得安娜撒谎。

如果我被杀，杀手便是共产党的买凶。此外没有人要杀我。如果你们听到有关我的偷盗，性不检点，同性恋，婚外情，或撒谎，便应验了秘警的话：「我们可以令你道德破产。」

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告诉我说，自从我向美国元老院作见证之后，苏联共产党已经决定杀我。

他们或杀我的身体，或杀我的名誉。

他们也有可能威胁我在罗马尼亚的朋友，叫我就范。

他们拥有各种有力的工具。

但我不能保持沉静。

你的责任便是详细思考我说的话。

就算你的结论是，我在多年监禁后，患上一种逼迫征候症，你也该自问这这是怎样的势力，能叫一个人患上这样的征候？

什么势力促使东德居民带着孩子，驾驶推尼机试图冲过围篱，不怕守卫的枪火？

西方正在沉睡，必须醒起！

* * *

受折磨的人，为了摆脱痛苦，会寻找一个替身。犯罪的人也是。如果他们能找到代罪羔羊，就能大大减轻自己的罪担。但我不能这样做。

我不能把这罪，加在西方教会的一些领袖身上；虽然他们与共产主义妥协。这罪恶不是他们制造的。这罪比他们古远。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是教会混乱的祸首。他们不过是在教会里发现邪恶。

自从我到西方，我拜访了许多神学院。我听到有关教堂挂钟的历史；崇拜诗歌的历史，已经废弃了的教规，还有教会的处罚。我看到讲师教导学员们说，创世纪的故事不是真的，亚当的故事也是虚构的；洪水和摩西的故事也不真。圣经的预言都是在事后写的。贞女生子是神话。耶稣复活也是神话；他的骨头如今还在某一个坟墓中。

使徒的书信不是真品。 启示录不过是疯人作品。
只是除此之外，圣经还是一本圣书！
(这样的一本圣书看来比共产党的报章更假！)

这便是今日教会领袖们在神学院学到的科目。
这便是他们接受培植时的气氛。
他们何必对这样的一个「教主」忠诚？
既然教会说神死了，他们又何必对教会忠心？

这些人是官方教会的领袖，不是基督的新妇。
他们是出卖基督的教会领袖。
当他们遇到一个地下教会的成员，或一个殉道者时，就如看到一个怪物。

我们不能凭着人的一部分行为，就给他们定价。
如果这样，我们就犯上法利赛人的同样错误。
他们因耶稣在安息日做工，就认定耶稣是罪人。
他们看不到耶稣的善行。

于是，我们也不能不看这些教会领袖的其他长处。
虽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不正确，但在许多其他的事物上，
他们却可能正确。 他们也可能有真诚的性格。

连他们目前的误失，也有改正的可能。

我曾遇到一位罗马尼亚的东正教神学教授。
他是共产党的傀儡，出卖自己的羊群。
我握着他的手，说及浪子回头的比喻。

那时是黄昏，我们坐在他园子里。

我说，「你看神怎样爱一个回头的罪人。我们只需悔过。」我唱一首基督歌曲。这人就悔改了。

我又曾与一位东正教神甫同牢。

他为了获得释放，就写了好些无神论的讲章。

我与他谈话，他就把讲稿都撕掉了，于是不再有出狱的希望。

我不能找出代罪羔羊。我不能消除心中的重担。

* * *

我还有另一种痛苦。甚至我亲密的朋友也误会我。一些人说我对共产党充满憎恨，事实不是如此。

一位摩西作家克劳底（Claude Montefiore）说，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公开抨击，违反了自己爱仇敌的教训。

最近退休的伦敦圣保罗神学院的教授马太医生（Dr. W. R. Matthews）的解释是，这真的是耶稣不平衡的地方。

他为耶稣作的辩护是，耶稣是一个知识有限的乡下佬！

克劳底对耶稣的印象是错误的。

耶稣爱法利赛人，虽然他公开反对他们。

我也爱共产党与他们在教会中的傀儡，虽然我公开反对他们。

人们时常告诉我说：「不要提共产党，只谈属灵的事。」

我曾遇到一位在纳粹手下受苦的基督徒。他对我说，只要我为基督作见证，他就全心支持我，但我不该提及针对共产党的话。

我问他，在希特勒掌权时，一位德国的基督徒可以说话反对希魔吗？他的回答是，「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希特勒屠杀六百万名犹太人！」

我就回答：「共产主义杀了三千万苏联人，并更多中国人，还有其他民族。他们也杀犹太人。我们该如何？」

他的回答是：「那又另当别论。」他没有给任何解释。

我曾被希特勒时代的警察殴打，也曾被共产党的警察殴打。我看不出二者有何不同；打下去都一样痛。

基督教必须与多种罪恶相争，不单只针对共产主义。我们不只是想到共产党的问题。

但如今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最大敌人，也是最危险的。我们必须联合针对它。

我可以重复吗？人的目标是成为基督的样式。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便是为了阻止这个。他们反宗教。

他们相信人死了，就变成一堆泥土，没有其他。
他们要人活在纯物质中。

他们只知道群众，就如新约说及的魔鬼。
一次耶稣问那鬼名叫什么；那鬼回答：「我们是群。」
他们必须破灭神给人的最大恩赐，就是各人的人格。
我见过共产党逮捕一人，因那人拥有一本亚德勒（Alfred Adler）的《个人心理学》。
秘警咆哮道：「啊，个人，总是个人！为什么不是群众？」

耶稣愿意我们成为个人；因此我们与共产主义不可能妥协。
共产党也知道这个。
他们的杂志《科学与宗教》写道，「宗教与共产主义不能妥协。这两者彼此为敌。。。
共产党的目标是毁灭宗教。。。
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无神社会，叫人永远脱离宗教的枷锁。」

基督教能不能与共产主义共存？这便是答案。。。
「共产的目标是毁灭宗教。」

第五章

无敌又广传的地下教会

我在这里重提地下教会。

这教会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操作。
无神主义是一切共产国家的官方信念。
他们给老年人一些信仰的自由。
可是青少年与儿童绝对不能相信。 这些国家的每一种媒介

收音广播，电视，电影院，报章，杂志，都排除对神的信仰。

地下教会只有非常有限的工具，对抗巨大的独裁政权。
苏联地下教会的传道人未曾受过神学的训练。
有些牧师连圣经也没有机会读完。

让我告诉你，这些传道人怎样得到按立。
我问一位年轻的苏联传道，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主教按立。官方主教绝不会按立一个未得到党方允许的人。于是我们十个年青的基督徒就到一个殉道主教的坟墓。我们中间两个人按手在墓石上，其余的就围成一圈。我们请求圣灵按立。我们肯定耶稣的钉痕手已经按立了我们。」

对我来说，这青年人的按立在神面前是有效的。

这些未读过神学，又多不晓得圣经的人，正在带领基督的工作。

他们就如初期教会。
当时震动世界的那一小群门徒，曾经受过神学训练吗？
他们都识字吗？他们有没有圣经？
可是神却亲自对他们说话。

我们地下教会没有大教堂。
但有什么教堂比森林的苍天更美？
鸟啼是我们的琴声，花香是我们的祭香。
一个刚才出狱的殉道者，他穿的破衣比神甫的圣袍更令人起敬。
星月是我们的圣烛，天使是祭坛的男孩，为我们点燃它们。

我不能形容这教会的美。

有许多次，在秘密聚会之后，基督徒就被逮捕下牢。他们得到锁链，就像新娘得到新郎的项链那样欢喜。监狱的水是安静的。你得到耶稣的吻与拥抱。那种喜乐是你绝不肯与任何事物交换的；给你当皇帝，你也不要。我只在圣经里，在地下教会中，和在监牢内看到真喜乐的基督徒。

地下教会受到压迫，但她也有许多朋友，包括秘密警察的成员；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有时我们得到这些秘密信徒的保护。

最近苏联报章投诉说「外表非信徒」的人日益加增。这些人在共产党权力机构里工作——包括政府职位，宣传部门，并任何部门。这些人外表是共产党，其实却是地下教会的成员。

党报说及一位少妇，在共产党宣传部工作。放工之后，吃过晚饭，就与丈夫并其他信徒一同回到办公室里，开始一同读经祷告。这样的事在共产世界里时常出现。每一个共产国都有千百名这样的信徒。他们感到与其参加官方教会，听那些掺水的福音，不如来这里认真查考圣经。他们继续保持外面的权力地位与责任，静悄悄的地为基督作见证。

在苏联，没有人辩论孩童洗礼或教皇无误论。他们不再提及「前千禧年」或「后千禧年」。他们不再能翻译预言，也不再为这些争辩。但他们向无神论者证实神时，却是多么简练。

他们对无神论的回答是：「如果你到一家作客，主人为你摆上许多可口的食物，你可以相信没有人煮成的吗？自然界便是一个大餐厅：有西红柿，樱桃，苹果，牛奶，蜜糖。谁为人类预备这些？自然界没有眼睛。你若不信神，怎样解释瞎眼的自然界能为我们预备这一切？」

他们也能证实永生。

我听到一位成员向一位无神论者说：「假使我们能够对一只在母腹里的胎胞说话，你会对这胎胞说，‘胎胞里的生命不过是暂时的，过后便是一个更长久，更真实的生命。’那胎胞会怎样回答？他大概会像您们无神论者一样说：‘母腹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其他的都是宗教幻想。’但如果那只胎胞可以静心思想，大概他会自问：‘为何我有手？我用不着它们。在这里我想连伸展双臂也难。那么为什么它们会长出来？可能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在那里可以用手？还有我的脚也开始生长。这里我必须把它们缩向胸前。为什么？也许将来的世界广大，可以到处跑动？还有我的眼睛。这里一片黑暗，眼睛完全无用。’

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如果这胎胞可以思考，也许在它未出世前，已经知道外面世界的存在。我们也是。

当我们年轻时，充满干劲，可是不晓得善用身子。

多年后，我们的智能终于成长了，可是身体也被我们弄跨，离开坟墓不远了。

为何我们的智能必须辛苦成型，却用不着？

是不是为将来的另一个世界？

我们是不是为另一个世界准备的？ 」

党方的教训是，耶稣并不存在。

地下教会的回答也容易：「为什么你们党报会有一个日期？

让我看看，这党报写着的是：1964年正月十四日份。

这年日从何算起？ 从一个不曾存在的人？

你们说没有那人，可是您们的党报却很看重他？

在他来以前已经有时日，可是人类却把他出现的日子当作是时间的分水岭。

就如在他来之前的日子尽都虚空；他来以后人类才晓得生命的意义？ 」

西方教会的牧师常以为自己教会的成员都信基督。

其实不然。

你鲜少在西方的教堂听到证实我们信仰真理的讲章。

但在铁幕之后，未进过神学的人却给初信徒非常真实的神学基础。

地下教会与官方教会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许多在官方教会服侍的牧师，同时也侍奉违法的地下教会。

与共产党妥协的官方教会，有漫长的历史。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一位名叫色基司 (Sergius) 的神甫正在带领「生命教会。」这教会在莫斯科宣布：「我们的宗旨不是重建教会，乃是消灭它。我们要摧毁一切宗教。」

每一个共产国家都有这样的色基司。

在匈牙利，天主教的巴洛神甫 (Balogh) 联合一些更正教牧师，一同帮助共产党控制全国。

在罗马尼亚，东正教神甫布都西亚 (Burducea) 曾是反共分子。如今为了向共产党表示痛改前非，就比共产党更共产。当苏联国家秘书威欣斯基 (Vishinski) 在我国宣布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国时，这位神甫就站在那位苏联人的身边，面露嘉许的微笑。他说：「这新政府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你们不再需要天上的乐园了。」

至于苏联的尼可丁 (Nikodim) 大主教，有记录显示他是政府的一名线人。投奔西方的苏联秘密警察德里亚宾 (Deriabin) 证实尼可丁是他们的暗探。

几乎所有的宗派都面对同样都光景。
目前罗马尼亚浸信会的领导层是党方强加的。
它排除真信徒。在苏联，浸信会的领导层也是如此。
罗马尼亚安息日会的主席达奇西(Tachici)告诉我说，自从共产党在国中掌权，从第一日开始他已经是他们的线人。

共产党并不完全关闭教会。
他们特意留下一些，为了控制教会，并最后毁灭一切基督徒。
他们保留教会的建筑，好蒙骗外国游客。
我也曾经获得建议，成为这种特意保留之教会的牧师，条件只是向秘警报告会友的情形。西方人难以明白这种事。
但地下教会从来不接受这种教会。
地下教会知道自已的任务，是包括向青少年传福音。

但在官方教会，虽然领袖出卖羊群，却依然有真实属灵生命的羊。（我感到西方的教会也多有同样的光景。
领袖虽然败坏了，信徒依然忠于基督。）

东正教的仪文依旧不变，这仪文喂养教会成员的心灵，
虽然讲台的信息清一色谄媚共产党。
信义会，长老会和其他更正教派继续使用古老的赞美诗。
还有，连告密者（包括许多官方牧师）的证道也必须包含一些经节。
人们听到这些出卖者的讲章而悔改，虽然他们知道这些讲员是假信徒，是出卖者。
他们也知道不能让这些讲员晓得他们的悔改。
这便是神在利未记11：37里记述的一件奇事。

它写道：「若它们的尸体（污物）掉在要栽种的子粒上，它（种子）仍然洁净。」

还有，不是全部官方教会领袖都是共产党的人。

也有一些地下教会的成员在官方教会里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也有一些必须隐藏自己。这些成员尝试维持纯正的基督教，不叫它沦为一个仪式，却是可以奋斗的信仰。当秘密警察前来关闭罗马尼亚的乌伊拉底米修道院（Vladimireshti）时，他们发现不简单。一些共产党必须付出性命的代价。苏联秘警要关闭本国的许多修道院时，也是如此。

但官方教会越来越少了。我诧异全苏联还有没有五千所教堂。（苏联人口与美国相近。美国拥有三十万教堂。）还有，这些苏联的「教堂」，并不如我们的想象。有好些不过是一间小房子。外国人看到莫斯科的大教堂充满人群，就以为这里宗教非常自由。他们不晓得这是全城唯一的更正教堂。他们没想到，七百万灵魂只有一所教堂是如何可悲。还有，连那些小房子式的教堂，许多在偏远的地方；不是苏联八十巴仙民众所能抵达的。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遗忘这些民众，或使用非法的管道向他们传福音。

共产主义在一国越是得势，教会就越需要转到地下。

如今关闭的教堂，共产党就用来进行无神聚会。

地下教会如何使用无神刊物

但地下教会也晓得如何利用这个情况。

首先，他们利用无神刊物作为属灵粮食，就如伊莱贾从乌鸦得饼和肉。

无神论者们大费心机抨击圣经。

他们出版了一种书，名叫《可笑的圣经》；另一种书，称为《信徒与非信徒的圣经》。

为了讥笑圣经，他们就引用许多经节。我们多么高兴！

他们的抨击那么幼稚以至没有人理会。

但他们引述的经节却美不可言。

在过去，异教裁判所迫使一些「异教徒」游街，穿着各种怪衣，画着地狱的火与魔鬼。但这些人是如何神圣！

如今也有同样的事。魔鬼尝试丑化圣经，圣经却越发美丽。

这些书已经印行了数百万册。
共产党印刷局非常高兴又获得数千封的信件，要求重印这些书籍。他们不晓得这些信件来自地下教会！

我们也晓得如何善用无神的聚会。

一位共产党博士在一个聚会里，示范耶稣不过是一个魔术师。博士在台上摆着一瓶水。

他把一些粉加在水中，水就变红。

博士解释说：「耶稣在他的长袖里藏着粉末，就把水变酒。

但我比耶稣更厉害。我能把酒变回水。

」于是他加另一种粉，红水又透明了。

过后他再加先前的粉，水又变红。

一位基督徒站起来说：「博士同志，你实在令我们敬佩。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你可以试喝一口吗？

」那博士回答道：「这个不能。这粉末有毒。

」那位基督徒就说：「这便是你与耶稣不同的地方。

耶稣的酒，给我们喜乐了两千年。你们的酒却毒杀我们。

」这位基督徒因此下牢。

但这事件却大大广传，坚固了许多人的信心。

我们软弱像年少的戴维，但我们并不怕无神巨人哥利亚，因为神在我们一方，真理属于我们。

有一次，一位共产党讲师在一所工厂发表无神演讲。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出席，包括基督徒员工。他们静听反对神的论点，并耶稣的愚笨。讲员又说没有灵界，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来世，人不过是物质，没有灵魂。

一位基督徒起立，要求发言。台上批准了。这基督徒就提起座椅，把它摔下。他停顿一会儿，看着那张椅子。然后上台掌掴那位讲员。那讲员非常生气，用粗话咒诅，呼叫同志们上来逮捕这基督徒。他责问：「你怎么打我？有什么理由？」

基督徒回答道：「你证明自己正在撒谎。你说一切都是物质。我把椅子摔在地上，它果然是物质，它不会生气。可是我打你，你却不像椅子！物质不生气，你却会。博士同志，你错了。人不单是物质。我们也是灵体！」

地下教会在无数这样的场合里，反驳了无神论。

在监牢，一位政治官粗暴地问我：「你要坚持愚笨的宗教

到几时？

」我就对他说：「我曾见过好多位无神论者在临死前懊悔自己不信神；他们呼求基督。

但你可以想象一个基督徒在临死之前，懊悔自己成为基督徒，于是开始呼唤马克思或列宁吗？」他开始大笑——

「好聪明的回答。

」我继续说：「当一个工程师建成了一座大桥，一只小猫跑过去并不证明桥身稳固。必须有一列火车行过才能证明。

在凡事顺利时，你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并不证实无神论。

」于是我引用列宁的书，向他证实列宁成为苏联首相后，在不顺利时，依然祷告神。

我们心中安宁，也能安静等候事情的发展。

只有共产党不能安宁。他们必须起来反对宗教。

他们证实了圣奥古斯丁的话说，「一颗心除非找到你，不然总不得歇息。」

为什么连共产党也能得救

地下教会若得到自由世界基督徒的帮助，就能赢得共产党，

改变世界。我们能赢得共党，因为成为共产党是反常的。连一只狗也不肯放弃口中衔着的骨头（人总是希望拥有自己的一分。共产主义不容许这个。

你的工资必须归政府，归大众。

于是共产国的制成品，一度质素奇差，因为人人无心工作，直到中共改变他们的经济，成为开发经济，意既各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工资）。

共产党的心反对他们必须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们必须相信荒诞的事。

当一位共产党强调每一件事物都是物质，人不过是一堆化学合成体，我们死后就变回数十公斤的泥土时，我们只要问，「为什么各国共产党员那么乐意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

化学元素可以拥有理想吗？

一桶矿物质会不会为了别人的好处，就自我牺牲？

」他们没有答案。

还有，他们必须残暴！

人的受造，不是为了成为暴君或杀手。人不能长久残暴。

我们在纳粹诸头子的末日看到这个。

他们其中有些人自杀，另一些悔改，承认犯了大罪。

在共产国家有极多人醉酒。这事深具意义。

人们渴望一个更广大的生命，这不是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

苏联人是一种心胸广大，慷慨的民族。共产主义过于肤浅。

苏联人寻求深层的生命。

他们找不着，就自我胡涂，沉溺酒海。
他们惊骇于自己残暴与欺骗的生命，就逃到醉乡。
可是酒精只能给人暂短的解脱。
人却需要永远的解脱，这唯有真理能给。

当苏军进驻我国时，有一天，一种不可名喻的力量催动我，叫我走进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酒馆。
我带着太太一同进去。
我马上看到一位苏联军官手持长枪，威胁众人；他要添酒，酒店却不给，因为他已经醉了。当他拔枪时，人人惊惶。我上去见馆主，要求他给这中尉加酒。那馆主也认识我。我向他保证我会陪同这军官，确保他不闹事。他们就连连为我们送酒。
桌上有三只酒杯，中尉每次总是礼貌地盛满三杯，然后把三杯都喝尽。我与太太都没有喝。
这中尉虽然已经大醉，却还会思想。他是一个喝习酒的人。我对他说基督，他就细心听，出奇的细心。

最后他对我说：「既然你告诉我有关你的职业，让我也告诉你：我曾是一名东正教神父。
当史大林开始逼迫时，我最先放弃信仰。
我到处发表无神的讲章，一村又一村。
我向众人承认说，我过去当神甫，只是在做戏。」

我说其他的神父们也是如此。

党方很嘉许我的努力，给我当秘密警察的中尉。

神给我的处罚就是，我必须用我的这双手，酷刑和杀死基督徒。

如今我喝酒，不断地喝，要忘却我所作的，可是却忘不了。

」

许多共产党自杀。

他们最伟大的诗人艾森宁 (Essenin) 和马依亚 (Maiakovski) 也自杀。他们的大作家法迪也是。

法迪刚写完他的小说《快乐》就自尽了。

这小说解释说，快乐便是无止境地为共产主义操劳。

法迪那么快乐操劳，以至在写成了这部小说之后，便开枪自尽。他的灵魂难以承担这么大的谎言。

约法 (Joffe)，多马金 (Tomkin)，就是在沙皇时代有名的共产斗士，在看到共产主义的真相后，都接受不了。

他们后来都自裁了。

共产党不快乐。连他们的大头领也不快乐。

史大林多么不快乐！他几乎杀尽了所有的旧同志。

过后他害怕被人下毒，又怕自己会自杀。

他有八间睡房，每一间都可以稳固地上锁，就像银行的保险箱一样坚强。没有人晓得在他会睡在哪一间。

他的食物必须由厨师在他面前尝过，然后他才敢吃。

共产主义不使任何人快乐，包括它们的独裁者。
共产党需要基督。

推翻共产主义不单意味释放被它压迫的人民，也意味释放共产党本身。

地下教会代表为奴人民的最深需求。 帮助她！

* * *

地下教会的特征是在它的真诚信仰。

一位化名为乔治的牧者在他的书中说及地下教会：

一位苏联陆军中尉来到匈牙利的一位牧师家，要求单独会面。 这中尉非常年轻，也很在意自己作为战胜军的角色。 当他进入一所小会客室，关上门之后，他示意墙壁上的耶稣十架。

「你晓得那东西是假的，」他对牧师说。

「这不过是骗局，就是你们神职人员为了骗穷人，让他们被富人剥削！

现在我们单独会面，你只须向我承认说，你从来也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

那位牧师微笑说，「但是，我可怜的少年人，我真的相信。这是真的。」

「我不要你向我玩这一套！」中尉喊道。
「我是当真的。不许你笑！」

他就拔出枪来，瞄准牧师。

「除非你向我承认这是一个谎言，不然我就发射！」

「我不能这样承认。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他真是神的儿子。」牧师回答。

这位军官就把手枪丢在地上，抱着这位牧者。

「这是真的！」他喊道。「我早就相信。只是我不能肯定有人会为此信仰而死，除非我亲自看到。多谢你！你坚固了我的信心。如今我可以为基督死了。你给我看见那道路。」

我知道其他类似的例子。

当苏联人占领罗马尼亚时，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持枪进入一所教堂，说：「我们不信你们的宗教。

凡不马上放弃信仰的就要枪毙！放弃信仰的可以站在右边！」一些人就到右边去。士兵们就叫他们回家。

他们就急忙逃命。

当这些人都逃光了，士兵们就拥抱剩下的基督徒说：「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我们只希望认识真信徒。」

这些不怕死的基督徒在我国为福音争斗。
他们不单为福音，也为自由而战。

许多西方基督徒的家，有时会播放巨响的世俗音乐。
我们罗马尼亚的信徒家，有时也播放同样的音乐，但只是为了掩盖地下教会的事工，免得被一些不友善的邻舍听到。

地下教会在西方遇到一位真基督徒时，是多么欢喜！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成员，但我却是那些无声之人的代表；他们被禁闭，不得来到西方。

我奉他们的名，恳求你们认真思考这事。

我奉他们的名要求你们的祷告与帮助。

* * *

我们肯定能赢得共产党。首先是，神在我们的一方。

其次是，我们的信息正是人的最深需求。

当纳粹时代，我曾经与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同监。
他们向我承认说，当他们遇到困境时，他们也祷告。

我甚至看到共产官员在临死时，口中喊道：「耶稣，耶稣！」

我们必然得胜，因为我国人民的一切文化传统都支持我们。苏联人可以禁止一切现代基督徒的文章言论。可是他们却不能销毁托尔斯泰（Tolstoy）和杜托尔斯基（Dostoievski）的书。人们从这些书中发现基督的光。东德有歌德（Goethe）；波兰有森基威（Sienkiewicz）；罗马尼亚的最伟大作者是撒多威鲁（Sadoveanu）。共产党已经印行了他的著作《圣徒的生活》。他们把这书改名为《圣徒的传说》。但就是在这标题下，圣徒的榜样依然令人向往。

他们也不能排除拉非尔（Raphael），米加兰几罗（Michelangelo），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等人的艺术作品。这些名家的仿制品广受民众欢迎。这些作品都说及基督。

当我对一位共产党谈及基督时，他内心的最深需求便是我的助手。他的最大难处便是不回答我的问题。他难以压制自己的良心。他的良心完全支持我。

我个人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博士，他们在发表无神讲章之前，祷告求神给他们的演讲成功！

我也晓得一些共产党参加一些偏远的地下基督徒聚会。党方发现他们的行径后，他们就极力否认。过后他们就痛哭，懊悔自己没有勇气为信仰站立。他们也是人。

当一个人抵达信心时，就算是非常原始的信心，也会成长。地下教会多次看到它的果效。

基督爱共产党。我们必须赢得他们。只有铁幕后的地下教会能够赢取他们。凡希望满足基督心愿，得着所有人之灵魂的，就必须支持地下教会。耶稣说：「教导众国。」他没有说止于铁幕。我们如果忠于神，就必须把福音传给铁幕后的人。他们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方法就是通过地下教会。

地下教会的三种成员

共产世界的地下教会有三种成员：

第一种：被共产党排除的前牧师传道

他们是数以千计不与共产党妥协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许多被逮捕下牢，但在出监后就马上进行地下教会的活动。

虽然共产党已经另选牧师取代他们，但这些前牧者们却更有效地服侍教会，就是在暗中服侍。他们不怕重新被捕。他们在农场，地窖，夜间的麦田等地聚会。他们是活着的殉道者。

第二种：平信徒

这些人是献身的男女信众。

在苏联和中国没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因为作为一名基督徒的代价太大了。

还有，逼迫总是产生更好的基督徒，就是见证基督，赢取灵魂的基督徒。

共产党的逼迫产生的信徒，是西方未曾见过的。

这些信徒不明白如果一个人不渴望赢取每一个灵魂，怎能成为基督徒？

红星报（苏联军报）攻击苏联基督徒说：「基督的崇拜者们贪得无厌，试图勾引每一个人。」

」但这些基督徒的光辉生活，赢得邻里和村民的尊敬与爱戴。无论什么地方，基督徒总是最受爱戴的。

当一位母亲生病，不能照顾孩子时，基督徒的母亲就过来照顾她的孩子。

当一个男人生病不能砍材时，一个基督徒男人就来为他解决。他们活出他们的信仰。

于是当他们为基督做见证时，人们就听而信。

由于真信徒不能上台传讲，于是百万计的基督徒就在村庄的水龙头，巴刹等，每一处传讲。

共产党的各大报章又承认说，基督徒肉贩把福音单张夹在包肉的纸张里；又说在共产党印刷局占有权力地位的基督徒，晚上潜回，开机印刷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读物，在天亮之前就关机离去。

党报又承认莫斯科的基督徒孩子从「某些地方」获得福音本，加以抄写。

然后这些孩子们就把抄本放在老师的外衣口袋里。

这些外衣通常是挂在学校的更衣室中。

这些平信徒如今正在每一个共产国宣道。

在共产古巴，由于旧有的传道已经被捕或受逼迫，目前在官方教会的领袖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便有一种秘密的「平信徒教会，」不受官方管制。

这些百万名献身的真信徒，就是因为共产党试图消除教会，所以产生的。

第三种：部分的官方牧师传道。

在官方教会任职的牧者，其中好些也是地下教会的人。地下教会并非全然与官方教会脱节。在许多共产国，诸如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好些官方教会的牧师们也同时从事地下活动。这些牧师们不能在他们的狭小的官方教堂里传讲基督，他们不能组办孩童或少年聚会；非基督徒也不敢上来。他们不能拜访生病的会友。共产的法律束缚他们，使他们的教堂完全失去作用。许多时候这些牧者们就冒险进行地下服侍。他们接触青少年与孩童。他们秘密在信徒的家里，并地窖里传道。他们又秘密接受与分发基督徒的读物给饥渴的灵魂。他们外表顺服共产党，其实却顺服神。不久前苏联当局发现并逮捕了不少这样的牧师。

他们是地下教会的重要分子。

前牧者，平信徒，并一些官方教会的牧师，便组成地下教会。这地下教会将会继续活动，直到共产主义倒台。在一些地区，某一种成员比其他的更活跃，但这种三成员都存在，也都为基督冒险工作。

西方有一位热衷教会活动的人，多次拜访诸共产国。他回来时写道，他未曾在铁幕后遇到地下教会。

这就如一位旅客，拜访了中非未开化的土人部落之后说，「我见过了许多当地人，问他们会不会唱诗。他们都说不会。」其实当地土人说的都是短诗，只是他们不知道那是叫短诗。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问他们的宗教，他们会回答说，他们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弟兄/圣徒/神的孩子/信耶稣为弥赛亚的人/耶稣的信徒等。基督徒这名字是后来别人给的。这名称首先出现在安提阿城。

马丁路德的信徒并不晓得自己便是路德会员（信义会员）。路德极力反对他的追随者们自称为路德会员。

（只有中文的路德会改名为信义会；英文依然使用路德会。）

地下教会是共产党并西方学者们发明的名字。

地下教会成员并不这样自称。

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信徒/神的孩子等。

但他们却带领这真教会的一切活动，包括接待那些宣称未曾见过地下教会的外国人。

你可以在西方世界旅行多年，却依然未曾遇到一位苏联间谍。

没有一个间谍会那么笨，以至会告诉一个好奇的旅客有关自己的身份。

在下一章我将引用苏联报纸的剪贴，证实这英勇教会的存在。

第六章

基督教如何击败共产主义

我已经提及我们如何在苏联军队，并在共产党统治的罗马尼亚，秘密传福音。

我也已经呼吁你们，支持我们向共产党和他们压迫之人民传讲耶稣。

我这建议是否可行？

如今在苏联与其他共产国，是否还有地下教会？
那儿的地下工作是否还行得通？

这里我们有非常好的新闻剪贴，作为回答。

如今共产党正在庆祝五十周年纪念，就是他们获取政权半个世纪的庆典。

但这周年纪念其实显明了共产党的失败；得胜的是基督教。苏联的报纸充满地下教会的消息。如今地下教会那么强大，以至敢半公开工作，令共产党丧胆。我们从其他管道晓得这些党报说的不错。

我们必须记得，地下教会像冰山，大部分是看不到的。

以下便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高加索的苏湖米城（Suhumi）的地下教会举办一个大型露天聚会。许多其他城市的基督徒也来参加。台上呼吁时，有四十七名青少年接受基督。他们马上就在黑海受洗，一如圣经时代的做法。

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受洗的训导课程。经过五十年的共产党专制，地下教会的牧者们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耶稣的门徒腓利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当一位太监问他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利回答说：「你若全心相信，就可受洗。」他们就马上下水洗礼。（使徒行传8：36-38）

黑海的水非常充足，地下教会就回复圣经的时代。

苏联教师杂志在
1966年八月23日，报导说在罗斯多城（Rostov-on-Don）浸信会信徒进行街头示威，
抗议共产当局委任党方人员作为教会领袖。

示威的日子正是五月正日，劳动节。
就如耶稣选择在安息日行神迹，显示他不怕法利赛人，地下教会也选择在共产党的大日示威，表示不怕共产的法律。

五月一日共产党大事庆祝，每个人都必须出席。
但这次，苏联第二大势力——地下教会——也在街头出现。

一千五百名信徒出席。
他们晓得自己正在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
他们也知道监牢意既饥饿与酷刑。
可是神的爱催促他们前来。

每个苏联信徒都晓得巴那勿（Barnaul）福音派基督徒出版的《秘密宣言》，其中提及马拉姐妹（Hmara）如何听到丈夫死在牢中。
她成了寡妇，带着四个小孩子。
当她得到丈夫的尸体时，看到丈夫手上的铐痕。
那尸体的双手，十指，并脚板都严重烧伤，下腹有刀刺印迹，右脚肿胀，双脚都被打；全身都满了严重殴打的伤口。

每一个参与罗斯多公开示威的信徒，都晓得自己可能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可是依然出席。

他们也知道马拉的丈夫才信主三个月。他下葬时有一大群信徒送殡，吊词写着：

「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人。」

这殉道者的榜样影响罗斯多的众人。他们围在一所小屋子四周——有些在屋顶，有些爬在树上，就如古时的矮子税官撒该。那天有八十人悔改，多是年青人。其中包括二十三名前共产党青年组织。

信徒们步行，横越全城，到多瑙河受洗。

共产党警察的几辆卡车抵达河边。他们要逮捕带领的弟兄（因为他们不可能逮捕1500人！）信徒们马上跪下恳切祷告，求神给他们能够进行当日的崇拜。然后弟兄姐妹们就站成人墙，围住带领的弟兄，希望可以阻止警察的逮捕。情况开始紧急。

党报说这些罗斯多的非法浸信会员拥有地下印刷机。
(在苏联,「浸信会」一词包括五旬节派和布道派。
)党报又说,这些非法刊物呼吁青少年为信仰站立。
其中一份刊物建议基督徒父母带领孩子参加葬礼,好叫孩子们晓得不必担心地上的暂短事物;又建议父母给孩子基督教教育,对抗他们在学校受到无神论。

这党报结束时,发出一个问句:「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们那么胆小,不敢介入学子们的家庭生活,免得他们被宗教愚弄?」

这份共产教师杂志也说,地下教会的活跃成员被控上庭。

「这些年轻的信徒,上法庭时完全不尊重共产党的权威。他们的举止愤怒,又疯狂。
年轻的妇女观众们还很赞赏这些罪犯!」

地下教会成员冒着殴打于监禁的危险,在苏联共产党总部要求更多自由。

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文件,
就是苏联布道浸信会「非法」委员会编写的。
这文件刚好与共产党管制的浸信联会所宣称的相反。
(官方浸信联会的宣告刊登在《今日苏联生活》,主笔为出卖者加里Karev)。那份文件已经通过秘密管道抵达西方。

那文件也提到，莫斯科举行的另一场英勇示威。

这里是它的翻译：

「紧急通讯。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我们必须急迫地告诉你们，我们有五百名布道浸信会员在1966年五月16日抵达莫斯科，他们是各地的代表。他们到苏联共产党中委的大厦，要求会面。

「我们交上一份请求，要求会见总书记柏林沙鲁。」

这通讯又说，这五百名弟兄们整天站在大厦外，他们都是地下教会的代表。这是莫斯科首次出现的公开反共示威。天将晚时，他们交上第二份请求书，投诉一位共产党官员斯多加诺（Stroganov）拒绝传达他们的要求给主席，同时又威胁他们。

这五百名代表整夜留在街头。路过的汽车向他们投抛污泥，出口恶言。那晚下雨。虽然如此，他们依然逗留到天亮！

第二天，党方建议这五百名弟兄们进入大厦，会见一些次级官员，但信徒们知道，如果他们进入大厦，就必被打。由于大厦里没有旁观的众人，就没有证人。于是弟兄们拒绝进入，坚持要见柏林沙鲁。

于是不可避免的事便发生了。

在中午 1.45

pm, 二十八辆巴士开到，党方开始暴力对付信徒。

「我们组成人墙，手臂相连，开始唱诗歌，《我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就是可以挑起十字架。

》秘密警察的人员开始殴打我们，不分老少。

他们拉断我们的人链，打我们的脸和头，又把我们抛到柏油马路上。他们拉着弟兄们的头发，拖他们上巴士。

凡尝试下车的，就被打到丧失知觉。

后来弟兄们全部被拖上巴士，不知被载到何处。

这些弟兄姐妹们的歌声可以听到从巴士里传出来。

很多人围睹这一切。」

这事以后，一件更美的事就发生了。

在那五百名信徒被捕后，威斯(G. Vins)于另一位信徒领袖胡立(Horev)，依然胆敢到共产党中委总部去。

正如耶稣在施洗约翰被捕后，就开始在同一个地方传同样的信息，就是约翰为之受苦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4：17）。

威斯与胡立要求晓得被捕的代表们的下落，并要求立刻释放这些代表。这两位弟兄马上消失。后来新闻报导说他们被关在利福多斯监牢（Lefortovskaia）。

地下教会就开始怕了吗？不！其他的弟兄们马上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印刷上述的消息，又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他们坚固弟兄们说：「免得有人在各样患难中动摇了。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前 3：3）他们又用希伯来书 12：2，呼吁弟兄们定睛于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

地下教会公开反对无神主义的荼毒，不单在罗斯多与莫斯科，也在全苏联。他们正在与共产党并官方教会领袖战斗。他们在一份秘密宣言里写道：「在我们的日子，撒旦发出指示，教会接受一切违背神命令的党路线。」

党报攻击亚力西（Alexei Neverov），波李斯（Boris Garmashov）并亚欣（Axen Zubov）弟兄。这些弟兄们安排教友们聆听美国的福音广播。

党方又指控他们假借艺术会或郊游，进行福音聚会。初期的教会在罗马的地下坟茔聚会，今日的地下教会也是。

党报《Sovietkaia Moldavia, 1966年九月15日》投诉说，地下教会使用违法影印的小册子，在公开场所见证基督。

该党报又说，有三名少男和四名少女，在利尼(Reni)前往奇西瑙(Chisinau)的火车上唱基督徒圣诗「将你最好的献与主。」该文章记者承认自己感到反胃，因为这些信徒「在街上，在车站，在火车与巴士车上，甚至在政府机关里，不断传福音。」这又是今日苏联地下教会活动的一个证据。

在法庭上，这些基督徒被定罪，原因是他们唱基督教圣歌（苏联不许公开场所这样做）。当判词发出时，他们跪下说：「主阿，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为这信仰受苦。」

一位女士就带领在法院里的观众一同唱诗，鼓励刚遭下判的弟兄们。

在五月正日，克其亚村（Copceag）与撒哈罗卡村（Zaharovka）的基督徒，由于没有教堂，就在森林崇拜。

他们又假借生日庆祝，进行聚会。许多基督徒家庭，虽然只有四，五名家庭成员，一年却有三十五次生日会！

没有任何监狱或酷刑可以吓阻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就如初期的基督徒，逼迫只加强他们的信心。

1966年十月4日的党报<Pravda Ukraini>提及波罗克(Prokofiev)弟兄。波罗克是苏联地下教会的一名领袖。他虽然已经下牢三次，但每次出狱，就继续进行秘密主日学。如今他再度被捕。

他在秘密宣言里写道：「官方教会顺服人的规条（共产党规），就丧失了神的祝福。」

当你听到一个苏联弟兄下牢时，不要想象西方的监狱。在苏联，监狱意味饥馑，酷刑，洗脑。

1966年的〈科学与宗教〉第九期(Nauka i Religia)报导说，基督徒传布的福音刊物，封面与一种流行月刊<Ogoniok>相似。他们又赠送一种小书，封面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里面却是圣经的一部分！

这些基督徒也唱歌；乐曲是《国际共产党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但歌词却是赞美基督。 —

《Kazakstankaia Pravda卡撒斯坦报1966年六月30日》

一份在西伯利亚印行的秘密信件，提及官方的浸信会摧毁教会与真信徒，就如大祭师与法利赛人把耶稣出卖给彼拉多。但忠信的地下教会继续操作。

基督的新妇继续侍奉基督！
共产党自己也承认说，地下教会赢得共产党。
我们能赢得共产党！

1966年四月27日的巴库工人报《Bakinskii Rabochi》转载一名归主的共产党女青团员达尼亚（Tania）之信件。这信被共产党官员充公，其中写道：

「亲爱的娜迪安蒂（Nadia），愿主祝福你。
娜迪婶婶，主耶稣是怎样的爱我！
我们在他面前什么好处也没有。
我相信你明白这话：‘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当这封信被充公后，带领这少女信主的彼得弟兄也被捕下牢。
党报引述彼得弟兄的一段话：「我们必须相信救主，就如初期基督徒。对我们，圣经是主要的法律。
我们不承认其他的法律。
我们必须赶快救人脱离罪恶，尤其是年青人。
」虽然无神政权残酷，却有许多人敢这样直接的回答。

然后这党报就形容一个非常「野蛮」的画面：「少年男女们唱属灵的诗歌。他们接受洗礼，持守爱仇敌的邪恶教导。」

党报《Bakinskii Rabochi》说及许多持有共产党少年组织的男女其实是基督徒！它的文章末了说：「共产党学校多么无能，厌倦，缺少亮光。。。以至牧师们能够在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面前夺取他们的学生。」

1966年六月30日的该种党报《Kazakstanskaia Pravda》提及一份地下教会刊物。那份反政府的刊物劝请母亲们说：「让我们把孩子们献给神。他们还在襁褓中时，我们就必须救他们脱离世界的影响。」

神垂听祷告！共产党的报纸证实这个。基督教在青少年中得胜。

苏联报纸也形容一位共产女青妮娜（Nina）如何成为基督徒。她曾参加一个秘密的基督徒聚会。

1966年第九期的党报《Sovietskaia Justitia》说及这样的一个地下聚会。「他们在半夜举行。他们隐藏自己，连自己的影子也会吓倒自己。」

人们从各地前来。弟兄们在一间低矮的房子里聚集。出席的人那么多，连跪的地方也没有。由于缺少空气，油灯也熄了。人们都满头大汗。在外面的街头，一位神的仆人正在把风，防备警察的到来。」但妮娜却说在这样的聚会，人们热情地接纳她。「他们的信心真的会发光；如今我也有这样的信心。这是对神的信心。神把我们带到他的保护之下。让那些认识我的共青团员不睬我也罢！让他们藐视我，呼叫我‘浸信会’也罢！这就像掴我的脸。可是我都不在乎了。」

许多少年共产党也像妮娜，决定服侍基督到底。

1967年八月18日的党报《Kazakstanskaia Pravda》提及格拉森（Klassen），波大（Bondar）和特勒欣（Teleghin）弟兄的审判。我们不晓得他们获得什么处罚，只知道官方公布他们的罪行是：教导孩童有关基督。

1967年六月5日的党报《Sovietskaia Kirghizia》投诉说，基督徒「挑拨当局给他们刑法。」于是共产党当局必须加以逮捕这些顽固的基督徒。他们的罪行是拥有一架非法印刷机，并六架订书机。

1968年二月21日的党报提及数以千计的妇女和少女穿戴印有圣经经节的彩带。

当局发现那个发动这新潮流的人，正是一个共产党警方人员，一个名叫斯达司(Stasiuk)的基督徒。这报纸宣布这名基督徒被捕。

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在法庭上的回答，是天上启示的。一名法官问：「你们为什么吸引众人到你们的非法信仰？」一位基督徒姐妹就回答说：「我们的宗旨是为基督赢得全世界。」

在另一场审讯，法官说：「你们的宗教是反科学的，」那位受审问的女学生就回答道：「你比爱因斯坦，牛顿更科学吗？他们都是信徒。我们的宇宙称为爱因斯坦宇宙。爱因斯坦写道：‘如果我们洗净犹太教，并基督徒，让它们保留先知时代的样式，并耶稣的原本教导，除去后来加添的污秽，我们就有一个能拯救世界，脱离一切社会邪恶。每个人的神圣任务便是叫这宗教得胜。’还有，记得我们伟大的物理学家巴威罗(Pavlov)！党方的书也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呢！连马克思在他的《论资本主义》也说：‘基督教，尤其是它的更正派，是重建一个破碎生命的最理想宗教。’我的性格已经被罪恶破坏了。马克思教我作一个基督徒，重建生命。你不是马克思的门徒吗？怎么为这个审问我？」

那位法官哑口无言。

对同一个控诉，说基督教反科学，一位基督徒在庭上的回答是：「法官大人，我肯定你不像发明哥罗芳 (chloroform) 的欣森 (Simpson) 那么精于科学。有人问他有关他的伟大发现；他回答道：‘我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哥罗芳。我最大的发现是发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

地下教会愿意为他们的信仰付上鲜血的代价。这甘心牺牲便是他们的最大证据。他们就如非洲的著名宣道士楚威西 (Albert Schweitzer) 说的‘疼痛团契’，就是忧伤之子耶稣所属的团契。地下教会凭着爱与她的救主团结。同样的爱也联系她的成员。没有人能击败他们。

在一封私带出来的信件里，地下教会写道：「我们不求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只求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基督徒——好像基督的基督徒，乐于提起荣耀之十架的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在被问话，或在法庭审讯时，总是拒绝回答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就如耶稣所说的，灵巧像蛇。

东方真理报 在
1966年正月十五日报导说，当官方问玛利亚畚秋 (Maria

Sevciuk), 谁带领她归向基督时, 她回答道: 「神引导我到他的会所。

」另一名被告则回答说: 「我们没有人类的领袖。」

共产党问基督徒的孩童: 「谁教导你脱掉红领带, 离开少年军? 」他们回答道: 「我们自愿如此。没有人教导我们。」

虽然在一些地方, 这冰山的一角公然显露, 但在另一些地方, 这些基督徒自我施洗, 免得他们的领袖被捕。还有一些地方, 信徒在河边施洗时, 施洗者和受洗者都戴着头罩, 免得被人拍照。

党报《Uchitelskaia Gazeta》在1964年正月30日提及武罗宁 (Voronin) 村的一场无神讲座。

当讲员讲完后, 党报说, 信徒们马上诘问无神的论点, 他们问: 「你们共产党从哪里得到道德宗旨, 就是你们不能遵守的? 诸如不可偷盗, 不可杀人? 」讲师不能回答。

这些基督徒就向讲员显示这些宗旨都来自圣经。

那位讲员完全被弄糊涂了。那场讲座的结果是信徒得胜。

党方加剧压迫地下教会

今日地下教会遭受空前的压迫。苏联压迫一切宗教。基督徒听到犹太人在共产国家受压迫，就感到心碎。但苏联与诸共产国主要的压迫对象却是地下教会。苏联报章提及新一轮大逮捕。在一个地区，八十二名基督徒被关在一所精神病院，与疯人同在。其中二十四人在数日后死亡，原因是「过度祷告！」你可以想象他们经过怎样的情况。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当官方发现他们教导自己的孩子有关基督之后，就把他们的孩子夺去，不给他们再相见。

苏联在联合国签约，同意教育平等。条约说明：「父母有权按自己的信仰，给自己的孩子们宗教与道德的教育。」官方浸信会领袖加里（Karev）保证苏联奉行这条文。只有傻瓜信他！这里是苏联报章的话：

党报《Sowjetskaia Russia》提及浸信会员马加林可娃（Makrinkowa）的六个孩子被当局夺去，因为她教导孩子们基督教信仰，又叫他们不要佩带共产党少年团的领带。

当她听到判词时，她只说：「我为信仰受苦。」她必须支付孩子们的寄宿费。

如今他们正在被无神论荼毒。
基督徒母亲们，请想象她的痛苦！

党报《Ucitelskaia Gazeta》提及伊纳提 (Ignatii Mullin) 和他的太太。法官要求他们放弃信仰。法官说，「你们夫妇就做一项选择：要神或要自己的女儿？」那位父亲回答道：「我不会放弃信仰。」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见过这样的孩子，在被政府夺去之后，却在共产党的学校里传布他们在家里学到的信心！
他们把福音带给其他孩童！

耶稣说，爱自己孩子多过爱他的，就不配跟从他。
这话在铁幕后大有意义。

尝试一个星期不与你的孩子们相见！
这些基督徒父母如今依然没有父母权。
我们从苏联官方报章所拥有的最近消息是，斯司 (Sitsh) 太太因为教导儿子斯司拉 (Vsetsheslav) 敬畏神，这孩子就被夺去 (Znamia Iunosti, 1967, 29/3)。
扎巴玮娜太太 (Zabavina) 因为给孙女达尼亚 (Tania) 基督教教育，就丧失这孙女的抚养权 (Sovietskaia Rossia, 1968, 13/1)。这孙女的父母双亡。

我们不能只提及更正派的地下教会。

苏联的东正派也完全改变了。他们有数百万人下牢。牢中没有念珠，也没有耶稣殉难的十字架，圣像，坛香，或蜡烛。平信徒在牢中没有祭师。祭师们也没有圣袍，没有面包，没有圣礼的酒，没有圣油，也没有印成的祷文。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凭着祷告直接到神那里去，不必任何外物。他们开始祷告，神也开始把他的圣灵倾倒在他们身上。这是真实的属灵更新，就如初期教会。

于是在苏联与东欧诸国，出现一种东正派的地下教会。这教会其实是原始的教会，非常接近神，他们只在习俗上保留一点东正教的仪式。这教会有极多殉道者。谁晓得年迈的大主教耶摩根（Yermogen）如今在哪里？他胆敢抗议教会元老与无神的共产党政府妥协，于是就忽然失踪了。

在苏联五十年共产党统治之后，苏联报章却充满地下教会胜利的报导！
这教会大受苦难，可是依然忠心，而且继续成长！

我们在罗马尼亚向苏联驻军秘密撒种。其他人也在苏联本国，或在苏军进驻的其他东欧国进行撒种。这些种子如今结果了。

我们可以赢取共产党。
共产党可以信主，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也能信主，只要你帮助他们。

地下教会在苏联，中国与几乎所有的共产国家得以复兴，便是证据。

这里是一些信件，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同胞在可怕的光景下，是如何美丽。最后的几封来自苏联监狱。

共产少女瓦利亚 (Varia) 如何找到基督

这三封信是一位基督徒少女玛利亚写的。带领瓦利亚归主的便是她。

第一封：

「我继续生活在这里。我大蒙疼爱。一位共党女青也疼爱我。她对我说：‘我不能了解你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那么多人伤害你，你却依然爱他们全部。’我回答说神教导我们爱敌人如同朋友。过去这位少女给我很大的伤害。但我特别为她祷告。」

当她问我可不可以爱她，我就拥抱她。我们俩都痛哭。
如今我们一同祷告。

请为她祷告。她名叫瓦利亚。

当你听到有人大声反对神时，其实他们只是外表如此。
后来你会发现，许多嘴上咒神的，心中却大大渴望神...
这些人其实正在寻找一些事物，试图填满内心的空洞。

你们基督里的姐妹， 玛利亚 上

第二封

「我上一封信，提及不信神的少女瓦利亚。
现在我赶紧告诉你们大喜的消息：瓦利亚已经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而且公开向每个人见证。

当她信耶稣，晓得救恩的喜乐时，她同时也非常不开心。
因为过去她曾经宣扬没有神。如今她决定改正错误。

我们与瓦利亚一同参加无神的聚会。
虽然我警告她必须缄默，可是没用。

瓦利亚出席，我也同去。

在众人唱完党歌之后，瓦利亚就上台大胆见证基督为救主，又请求前同志们的饶恕，因为过去她盲目，不晓得自己正在灭亡的路上，还误导众人。

她恳求众人放弃罪恶，归向基督。

所有的人都肃静，没有一人打扰。

她讲完了，就以嘹亮的歌声，唱出整首基督教圣歌：‘我不以宣扬基督为耻。他为了他的十字架和他神圣使命而死。’

过后。。。过后他们就把我们的瓦利亚带走了。

今天是五月九日。我们依然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但神是全能的。让我们祷告！

你们的玛利亚 上

第三封

「昨天是八月二日。

我去探监，与我们亲爱的瓦利亚谈话。

她还只是一个孩子，才十九岁。

按她的信主年日，她也是一个初生的婴孩。

可是她却全心爱主，马上行那艰难的道路。

这女孩那么饥饿。

当我们晓得她下牢后，就开始寄送包裹给她。
可是她只收到一小部分。

「昨天我看到她，苍白消瘦，又有被打的痕迹。
只有她的眼睛发出神的平安，还有一种不属于地上的喜乐。

「亲爱的同胞们，真的，这奇妙的平安不是一个未曾经验的人所能体会的。那些拥有这平安的人是多么快乐。。。对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没有任何苦难或挫折能阻止我们。

「我在铁条外边问她说：‘瓦利亚，你后悔自己所作的吗？’

「她回答道：‘不，如果他们释放我，我就会再告诉他们有关基督的大爱。不要以为我正在受苦。我非常高兴因为主那么爱我，以至给我机会，可以为他承受一点难处。’

「请特别为她祷告。当局可能把她送往西伯利亚。目前她除了身上穿著的，什么也没有了。她也没有亲属。我们必须为她收集一切日用品。你们寄给我的最后一次款项，我分别出来。

如果瓦利亚被遣送，我就把这些钱交给她。
我相信神将会坚固她，给她力量承受将来。愿神保守她！

你们的 玛利亚 上

第四封

「亲爱的玛利亚，我终于有机会写信给你。
我们抵达。。。我们的营地离开市区十英里。
我不能形容我们的生活。你晓得那个。
我只愿意写及一点有关于我自己。
我感谢神，给我健康，叫我可以有体力操劳。
我和甲姐妹一同操劳。我们负责机械。
甲姐妹的健康很差，我必须办好我的工，然后协助她。
我们一日操劳十二或十三小时。
我们的食物非常少，就如你们。但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心中赞美感谢神。他借着你给我救恩之路。
如今在这路上，我生命开始有目的，知道往哪里去，又知道
为谁受苦。
我感到必须告诉每个人，向每个人见证救恩的大喜乐。
这喜乐正在我心。谁能把我们将与神的爱分离？
什么皆不能。监牢与痛苦也不能。
神给我们的苦难只会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

我的心那么充实，满了神的恩典。

工作时，他们诅咒我，处罚我，给我额外的工，因为我不能停止告诉众人有关于救主。耶稣已经把我造成新人。

我这个已经在灭亡之路上的人，得到这么大的救恩，可以沉默吗？我做不到。

我舌头还能说话时，要向每个人见证他。

「在奴役营的途中，我们遇到许多主内的弟兄姐妹。

这是奇妙的：你初次遇到他们，就晓得他们是神的儿女。

完全不用言语。你第一眼见到他们，就晓得他们是谁。

「我们前往奴营的途中，在一个火车站上，一位妇人过来给我们食物，只说：‘神活着。’

「我们抵达的第一个黄昏，他们带我们到地下囚室。那时天色已暗。

我们向里面的犯人们问安说：‘愿你们平安。

’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声响应道：‘我们平安地接纳你们。

’那天开始，我们就感到如同在家。

「果真是如此。

这里那么多人相信基督为个人的救主。

超过一半的囚犯是基督徒。

我们中间有好歌手，又有好讲员。

黄昏时，劳累一天后，我们就聚集祷告。

这是多么美好的聚会，我们聚集在救主脚前。

有基督的同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
我在这里学到许多美丽的诗歌。
神每天都加添给我他的话语。
在十九岁，我才第一次庆祝基督的诞生。
我怎能忘记这奇妙的日子！
我们整天劳力后，一些弟兄们依然到附近的河边破冰。
夜间，我和七名弟兄就受浸礼。
我是多么快乐，我多么希望玛利亚姐姐也能同在，好叫我可以为过去开罪你的地方忏悔。
但神把我们分开，叫我们各人站在自己的领域。

「请向神的全家问安。
神必丰丰富富地赐福给你们，就如他赐福我一般...
希伯来书12：1-3。

「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向你们问安，他们因为你们向神的忠心，都赞美神。如果你写信给别人，也带我们问候他们。

你的 瓦利亚 上」

第五封

「亲爱的玛利亚，我最后得到机会写几句话给你。
我可以告诉你，神的恩典给我和甲姐妹依然健康。

我们如今正在。。。他们已经遣送我们到。。。
我们将会留在那儿。

「我感谢你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我们得到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感谢你给的最宝贵圣经。
代我向每个人道谢。
在你写信给他们时，代我问候他们，感谢他们为我做的。

「自从主向我显示他的奇妙之爱后，我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我受逼迫也是特殊恩典。
我感谢主，在我相信的第一日开始，就给我为他受苦的大喜乐。但愿所有的人都为我的祷告，叫我可以忠心到底。

「愿主保守你们，坚固你们继续这场圣战！」

「我和甲姐妹向你们亲嘴问安。当我们抵达。。。之后，或者我们有机会可以写信给你们。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高兴欢喜，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马太5：11-12。

你们的 瓦利亚 上」

这是瓦利亚最后的信。
此后我们不再收到她的消息，但她美丽的爱和见证，显示地下教会在共产政权下是如何美，如何忠诚。

第七章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帮助

我从地下教会带给你们的信息

人们称我为「地下教会之声」。我以为自己不配。地下教会是基督身体那么尊贵一部分！我怎能被称为她们的声音？

但在这地下教会，我的确带领其中一部分许多年。我在十四年监禁与酷刑后，依然存活，便是神迹。我曾在监牢的「死亡室」中，长达两年。（每个进去的人都死了，唯有我存活。）

还有，神又另行神迹，放我出监，到西方说话。

我为那些正躺在无名坟墓里的众弟兄说话。

我也为那些如今正在森林，地窖，天花板上秘密聚会的弟兄们说话。

地下教会决定，我必须离开罗马尼亚，给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一个信息。

这信息就是：

「不要放弃我们！」

「不要忘记我们！」

「不要把我们从祷告的名录上删除！」

「给我们所需用的工具，我们乐意付出使用的代价！」

这就是我受的命令，那无声的地下教会要我传达的。

请你们听在共产党世界兄弟姐妹们的呼喊！

他们并不要求获得逃脱，或是获得舒服的生命。

他们只求工具，对抗荼毒他们孩子们的无神论。

他们求得圣经，传达神的话。没有圣经，他们如何传道？

地下教会就如一个外科医生，忽然路过一场严重意外，看到许多人受伤。他在垂死的人们中间叫道：「如果我有工具！如果我有工具！」这医生有心无力。地下教会正是这样。她最乐意付出殉道的代价，挽救灵魂，却是没有工具。他们的要求是明确的：圣经，福音本，基督教读物，并资助经费。其余的代价他们自理！

自由的基督徒可以如何援助

每个自由的信徒都可以透过下述管道，立刻援助。

首先是，为我们祷告。

无神论者不承认生命有一个不可见的源头。他们对宇宙与生命的奥秘，一无所知。基督徒最能帮助他们凭着信心生活，不凭眼见，引导他们与神联系。

西方基督徒如果活出一个献身，真诚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最能协助我们。

每逢有基督徒在铁幕后受逼迫时，西方信徒就马上公开抗议。

西方基督徒可以借着为共产党的救恩祷告，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虽然看来幼稚。今天我们为共党祷告，明天他们就给我们更厉害的酷刑。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的祷告也像幼稚。他祷告后，他们就给他十字架。可是不过数日之后，这些人就捶胸懊悔，一日之间三千人悔改。

我们为其他人的祷告，也不是徒然的。凡不领受你祷告的，这祷告就带着更大的祝福归回你，它也同时也诅咒了拒绝这祷告的人。我和许多基督徒常为希特勒并他同党祷告。我肯定我们的祷告就如联军的子弹一样有效。

我们必须爱邻舍如同自己。
共产党是我们的邻舍之一。

共产党的出现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奉行基督的吩咐：「我来是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徒没有叫每个人的生命丰盛。他们让一些人被排斥在生命的边缘，得不着温暖与好处。这些人就反叛，组成共产党。他们常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如今他们心中苦涩。我们必须与他们相争。但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与敌相争时，依然可以明白对方，爱对方。

每逢有人成为共产党，我们便有罪。
至少这也是我们的失责。

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弥补我们的过失。爱他们并不是赞同他们的作为。

我没有那么幼稚，以为单凭爱，就能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我也不会劝告任何一个政府说，只要有爱，就能解决私会党的问题。

一个政府必须有警员，法官和监牢，不能单靠牧师。如果匪党不肯悔改，就必须坐牢。对抗共产党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力量。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帮派；他们是国际匪党。街头的匪党只会盗取你的钱包，共产党却盗取全国。

但牧师与平信徒也必须完成他们的工作，带领共产党归向基督；也不要忘记被共产党苦害的人。

其次是，提供圣经和福音书。

走私书籍到铁幕不是难题。
自从我出来西方，我已经安全地输送了许多。

如果你们愿意提供，的确有办法可以输送到地下教会。
当我还在罗马尼亚时，已经收到许多来自国外的圣经。
输送不是问题，只要有人愿意提供圣经。

铁幕背后极需圣经。

苏联与东欧诸国的基督徒，有许多已经多年未曾看过这书了。
。

当我还在罗马尼亚当一名牧师时，一天，有两位全身污秽的
村夫来到我家。

他们来自乡下，整个冬天为人运泥，只希望赚取足够的钱，
买到一本老旧圣经带回家乡。

我刚得到来自美国的圣经，就给他们一本全新的。

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尝试付钱。我拒绝了。

他们带着圣经跑回家乡。

几天之后我收到一封充满欢乐的感谢信。

签名的人多达三十名，都是乡下人。

他们已经把圣经分切三十份，彼此交换阅读。

听到一个苏联人乞求圣经的一页，叫人心痛。

他的灵魂以这话为粮食。

他们乐意用一头牛或羊换取一本圣经。

我认识一人，把他的结婚戒指换取一本残破的新约。

这里的孩子们未曾看过一张圣诞卡片。

如果他们得到，全村的孩子们都会聚集，一个老年人就解释
婴孩耶稣，童贞女，以及基督与救恩的故事。

这都源自一张圣诞卡！

我们可以寄送圣经，福音书和其他基督徒读物。

这是你可以作到的一件事。

第三是，对抗无神论的读物

我们需要特别的读物，对抗孩童与青少年在学校的无神论。

共产党已经印成一种《无神论手册》，作为无神论者的《圣经》。幼儿园的孩子们读这书的简易本。

青少年的的是更深入的一种。

这本邪恶的《无神圣经》就陪伴我们的孩童一起成长。

基督徒世界未曾印行任何书籍响应这本手册。

我们必须马上响应，马上印行。

地下教会就如双手被绑，无法应敌。

我们必须马上以多国语言响应。

对孩童，我们的响应必须是孩童式的图画本；对青少年，必须青少年言语。

这是基督徒对无神论的响应，是神的响应，我们的响应。

我们能作的第四项事，就是经济支持地下教会，让他们有交

通费进行个人传道。

如今他们因为缺少巴士费，火车费，并路途期间的饮食费，就被困在家。

附近二，三十里外的乡村呼唤他们秘密聚会时，他们真的去不成。他们缺少每月十多美元！

过去的前牧师们，监禁数年后，有火热的福音信息，但缺少工具。他们只须每个月些少经费。

我们必须支助基督徒男女。

他们因为是基督徒，就难以得到任何养生的职业。

交通费对他们是一大重担。数美元对他们便可以创造奇迹。

官方教会的牧师们，有些也乐意进行秘密聚会。

他们也需要资助。他们从共产党政府领受的薪水极少。

他们乐意冒险，服侍青少年，孩童，并成年人。

只是缺少经费。

每个月十多二十美元，就能协助一所地下教会。

其四：福音广播

还有，我们必须借着收音广播，向共产国家传播福音。

我们可以利用自由世界的广播站，满足地下教会的属灵饥渴

。他们极其需要生命粮。

苏联和东欧诸国正在使用短波道，向自己的公民宣传无神论，所以有数百万枚收音机。这便是福音的门。

你们可以借着这途径帮助地下教会。

末了：给殉道者经济支持

我们也必须给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提供帮助。

数以万计的殉道者家庭面临大悲剧。

当一个地下教会信徒被捕时，他的家庭就大受打击。

共产的法律是：支助这些家庭便是一项严重罪行。

这是共产党精心筹备的，为加深殉道者妻儿痛苦。

一个基督徒下牢的日子——通常意味死亡或酷刑——

苦难方才开始。他的家庭开始受无尽的痛苦。

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西方基督徒没有经济支持我的家庭，我们就不能存活，我也不能今天写这些话！

不久前苏联又大事逮捕基督徒。

殉道者的数目每时都增加。

虽然他们走向死亡与永远的报酬，他们留下的家庭却活在可怕的困境中。我们能够支助他们。

我们当然也应该支助饥谨的印度人和非洲人。
但最该得到基督徒协助的，不是那些为基督受苦的吗？

自从我出狱后，欧洲基督徒传道会已经寄送许多援助给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但这还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足。

作为一个逃脱的地下教会成员，我带给你们一个信息，一个恳求。

铁幕背后的兄弟们差遣我向你们传达他们的信息。
我奇迹似地生存，得以向你们传递。

我已经告诉你们共产世界急需得到福音。
我又告诉你们，那儿的基督徒家庭急切需要援助。
我也告诉你们，如何协助地下教会传福音。

当共产党棍打我的脚跟时，我的舌头呼叫。
为什么舌头呼叫？受打的不是舌头呀？
它呼叫是因为它与脚同属一个身体。
你们自由的基督徒也属基督的身体。
这身体的一部分正在被共党殴打。

你们不能感受我们的疼痛吗？

初期教会的一切美丽，牺牲与奉献，如今在共产党的土地上重现。

当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祷告时，彼得，雅各和约翰正在不远，只有抛一块石头之距离。可是他们却熟睡了。你给殉道教会的援助与基督徒关怀有多少？问你的牧师，与教会领袖，有多少经费在你名下送往铁幕后面的弟兄姐妹。

铁幕信徒就如初期教会一般殉道。
自由教会却在睡觉。

我们那里的弟兄们单独战斗，就如初期教会。他们没有外头援助。自由教会却在睡觉，就如彼得等人。

你也在睡觉吗？

你可以听到我们的信息：「请纪念我们，帮助我们」吗？

「不要放弃我们！」

如今我把这消息从地下教会传达给你了。

* * *

如今在苏联监狱有多少基督徒？

我说，在苏联监狱有极多基督徒为信仰受苦。我获得异常热烈的反应。三年之内，二十九国成立支持受害的基督徒的宣道会。百万名基督徒为这些受逼迫的祷告。各洲基督徒以实际的管道与抗议，进行支助。

敌人被照亮。他们必须转移众人的眼光，他们首先刻意问：「谁是魏恩波？」

我记得第一位向世界公布有关焚烧和毒气杀灭犹太人的，是一个德国铁血部队官员。他向柏林的大主教奴西欧（Papal Nuncio）透露这事。这铁血部队恶名昭彰，它的官员更是令人痛恨。但他的消息却是真的。基督徒晓得共产党的诡计是，刻意批评传达消息的人，叫人因此不信那消息。但是西方基督徒却不理会针对我个人的谣言与文章。至于我，我想一个基督徒的正确位置便是站在被戏弄，被藐视的地位。我喜悦被人攻击。

我也从来不回答任何针对我个人的批评。
于是敌人的这项计谋不得成功。

共产党如今使用第二种策略：他们承认苏联有逼迫，可是不承认我说的数目。他们说魏恩波夸大了。
真的苏联有数以十万计的基督徒？
或只有一小群反政府的浸信会员？
在几个国家，报章公开发出这问题。

既然问题已经发出，我必须做一些回答。

苏联浸信会囚犯家属联会，走私出来一份名单，写着170名为浸信信仰被监禁者的名字。这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
证据是其中没有普罗哥非（Prokofiev）的名字。
普罗哥非是今日被囚的著名领袖。
我们有苏联报章公布浸信会员的下判。
他们的名字也不在那分名单上。这联会的消息并不完整。
由于这家属联会贫穷，地区又大，又遭当局打压，于是他们不能获得全面的消息。
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可以轻易获得苏联的各大报章。
我们遣送到苏联的通讯人，有时倒向地下教会领袖们通报一些他们不晓得的逮捕。

党报《Znamia Iunosti》，15 Nov
1970指控碧喇村(Belev)的浸信会员，借着洗礼杀死了一名少

女，乌伊拉(Vera Raznitchuk)。那位少女有气管炎。官方判决说，少女死于洗礼，不是死于气管炎。于是众浸信会员被判谋杀案。在浸信会囚犯名单上，这些「谋杀者」们的名单也没有出现。

还有，浸信会不是苏联唯一的更正教派。苏联还有马龙派，五旬节派，路德会，安息日会，杜和会，里穉提会等。这些宗派也有许多人下牢。上述党报也说及一名五旬节会员古地利(Gudel)的逮捕。这报章引述多西(Dolghich)的书《我们忘不了这个》(莫斯科军方印刷局，1969年)说，五旬节教派的作风是，为一名会员赎罪的方法，就是杀死该会员的一个孩子。于是在尼托哥村(Neftogorsk)，当会众唱诗时，克里牧师(Krivolapov)就切断一个三岁孩子的咽喉。苏联报章几次控告基督徒进行宗教谋杀。每个人都晓得这是捏造。但是被控告的人可能已经被处死，或正在死囚的监中。这些名字也没有出现在秘密浸信会囚犯名单上。

我们须记得，五旬节会在苏联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民是东正教派。东正信徒与天主教徒是为信仰下牢的主要人数。

有关苏联基督徒囚犯数目的最正确消息，是来自苏联囚犯本身。

1970年十二月份的党报《Possev》刊登了一项从苏联监狱走私出来的呼吁信，签名的人包括基督徒人物如柏拉图诺（Platonov），撒多（Sado）并作家如基欣伯（Ghinzburg）。

他们目前正在坐牢。

他们写道：「苏联奴役营又重新爆满。。。

数以百万计的人不断灌入。

」苏联的主要反抗力量便是地下教会，包括东正教与更正教。

如果今日的苏联奴役营有数百万计的人，你便知道其中肯定有一百万名基督徒。

1970年十一月份的瑞典电台说，「在苏联如今有三百万名囚犯；其中基督徒占有重要的分量。」怎样才是重要的分量？至少是数十万人吧？

我上一本书《如果这是基督，你会不会把你的被单给他？》（美国世界印刷局出版）我举出苏联报章的剪贴，证明在某一个城镇，一个月之内就有23人为信仰被捕。

一年有十二月，苏联有五千城镇，小乡村不算。

按这个计算，一年已经有1,300,000基督徒被捕。

我知道不能使用一个特殊的个别城镇作为普遍的统计。

可能该镇的官员特别苛刻，或那个月特别多人遭捕。

于是我且说苏联平均下狱人数，只是那城的十分之一。

那么全苏联每年已经有130,000人因信仰被捕。

由于一般刑期长达五年或十年，如今苏联监狱有多少基督徒？

假设一位热心的人士在大战期间试图了解希特勒杀害了多少犹太人，他有什么可供查考的档？

连西方的犹太人也不晓得他们的同胞有数以百万计已经被杀了。

那些被送去大朝（Dachau）的，直到他们被杀，还不晓得他们的同胞有许多正在奥斯威（Auschwitz）受苦；奥斯威的犹太人也完全不晓得大朝。

我所晓得的是，希特勒憎恨犹太人，要杀害犹太人。我也晓得希特勒拥有独裁权力，性格残暴；还有，数百万名犹太人正在他手中。这就是我拥有的数据。其他的数据我都没有。

没有人能过份形容共产党的恐怖。我有一位前同囚，巴拉卡神甫（Abbot Roman Braga），最近逃脱罗马尼亚。他报导说我国有四位东正主教被捕。当局一直严守秘密直到如今。他们被监禁那么久，我们如今才晓得。在苏联有多少这类的事？

圣经禁止点数神的百姓；于是我们更不能点数神百姓中的精英与殉道士。共产党喜欢用热铁烧烤囚犯的下体。当他们有能力逮捕百万人时，他们不会满足于逮捕数百名基督徒。就如希特勒不会满足于逮捕数万名犹太人。

与其费力徒然估计，不如让我们使用物质，抗议，并祷告，有效地帮助这些受苦的弟兄们。

魏恩波牧师的其他著作

《神的地下教会》

这是一名罗马尼亚的犹太青年变成基督徒的故事。他成了信义会的牧师，为信仰被共产党监禁。这书形容他如何在狱中被侮辱，殴打，酷刑，又被单独监禁了将近三年。他是在提古监狱（Tirgul-Ocna）「死亡室」的唯一存活者。魏恩波的监狱经验，只加深他对基督的信心。

那所死亡室，其实成了魏牧师的教堂；‘会友们’便是盗贼，凶手，圣徒，罪人，国家敌人，并神所亲爱的人。

《如果这是基督，你会不会把被单给他？》

本书内容：地下教会的短信集；地下教会真的存在吗？档的证据；苏联的各各他；如今苏联有多少基督徒囚犯？

监牢的政权；共产中国；午夜的基督教会；一个开放的共产国家罗马尼亚；绝对的酷刑；午夜的光辉；非洲基督徒受逼迫；自由世界教会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我们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文字的需要；广传福音；帮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回答最常见的批评；我末了的话。

Michael Wurmbrand
Help For Refugees, Inc.
PO Box 5161
Torrance, California 90510 USA
<http://helpforrefugees.com>
